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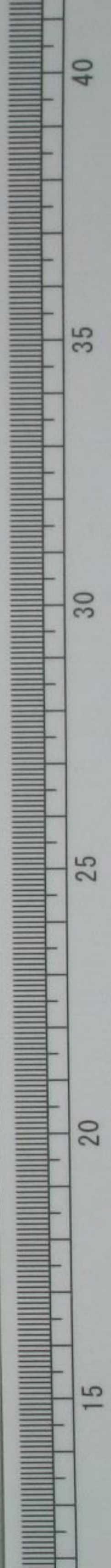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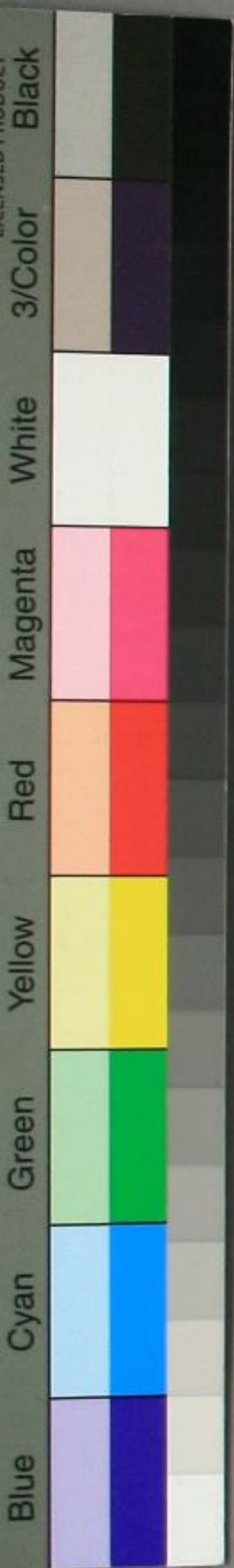
魏書 四

傳紀
諸帝子孫下
南安王植
城陽王長壽
章武王大浩
樂陵王胡兒
安定王休
安樂王長樂
廣川王略
齊郡王簡
河間王若
安豐王猛
咸陽王禧
趙郡王幹
廣陵王羽

高陽王雍
北海王詳
彭城王勰
廢世子恂
京兆王愉
清河王暉
廣平王懷
汝南王悅
列傳
衛操
莫含
劉琨
燕鳳
許謙
張家

崔玄伯
鄧淵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7
4



文庫11
D 267
4

48-11129

010190558512

魏書卷十九中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

任城王

任城王雲年五歲恭宗崩號哭不絕聲世祖聞之而呼抱之泣曰
 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和平五年封拜使持節侍中征東大將
 軍和龍鎮都大將顯祖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坐大官聽理
 民訟甚收時譽延興中顯祖集羣寮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
 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
 下棄兆民父子相傳其來久矣皇魏之興未之有革皇儲正統聖
 德夙章陛下必欲割捐塵務頤神清曠者豈副之寄宜紹寶曆若
 欲捨儲輕移宸極恐非先聖之意駭動人情又天下是祖宗之天
 下而陛下輒改神器上乖七廟之靈下長姦亂之道此是禍福所

中節也

豐稟 魏書卷十九中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中

柳田泉文庫

由願深思慎之。太尉源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於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逆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沖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機政。昔天景仰，率土僉心，欲隆獨善，不以萬物為意。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顯祖曰：儲宮正統，受終文祖。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於高祖。後蠕蠕犯塞，雲為中軍大都督，從顯祖討之。遇於大磧，事具蠕蠕傳。後仇池氏反，以雲為征西大將軍討平之。除都督徐兗二州，緣淮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薨，表求解任。顯祖不許。雲悲號動疾，乃許之。性善撫綏，得徐方之心，為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顯祖聞而嘉之，復拜侍中、中都大官，賜帛千匹，羊千口，出為冀州刺史。仍本將軍。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輪絹五

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遷使持節都督陝西軍事，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修，留心庶獄，挫抑豪彊，羣盜息止。州民頌之者千有餘人。文明太后嘉之，賜帛千匹。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塋，勿受贈襚。諸子奉遵其旨。喪至京師，車駕親臨，哭之哀慟，贈以本官，謚曰康。陪塋雲中之金陵。

雲長子澄，字道鎮，少而好學。及康王薨，澄居喪，以孝聞。襲封。加征北大將軍。高祖時，蠕蠕犯塞，加澄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蠕蠕遁走。又以氏羌反叛，除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澄，誠厲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德音閑婉，當為宗室領袖。是行使之，必稱我意。卿但記之。我不妄談人物也。梁州氏帥楊仲顯、婆羅楊卜兄弟及符叱盤等，自以居邊地險，世為山北齊本狡，澄至州，量彼風俗，誘導懷附。表送

道鎮北是
道鎮北是
道鎮北是

作山是

婆羅授仲顯循城鎮副將楊卜廣業太守叱槃固道鎮副將自餘
首帥各隨才而用之款附者賞違命加誅於是仇池帖然西南款
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馬一匹以旌其能後轉征東大將軍開府
徐州刺史甚有聲績朝於京師引見於皇信堂高祖詔澄曰昔鄭
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
國寡弱攝於疆鄰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
式合今權道隨時濟世子產爲得而叔向譏議示不忘古可與論
道未可語權高祖曰任城當欲爲魏之子產也澄曰子產道合當
時聲流竹素臣旣庸近何敢庶幾今陛下以四海爲家宜文德以
懷天下但江外尚阻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難以禮治愚
謂子產之法猶應暫用大同之後便以道化之高祖心方革變深
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化之體朕方初改朝制當與任城

共萬世之功耳後徵爲中書令改授尚書令蕭曠使庾革來朝革
見澄音韻適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彞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
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
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曰
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爲七言連韻與
高祖往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後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
齋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誥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
革高祖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羣臣莫敢言澄進曰
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爲吉陛下
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日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
之卦未可全爲吉也高祖厲聲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
曰陛下龍興旣久豈可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

任城而欲沮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既銳意必行，惡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昇階，遙謂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與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爲甚難。嶠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爲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高祖詔曰：遷移之旨，

必須訪衆，當遣任城馳驛向代，問彼百司論擇可否。近日論革，今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高祖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京，復兼右僕射。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以序懷。高祖曰：朕昨夜夢一老公，頭鬢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嵇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比干遭紂兇虐，忠諫剖心，可謂殷之良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墳塋並在於道。周然陛下徙御殷洛，經瀍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

恩而感夢。高祖曰：朕何德能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標揚忠懿。比于嵇紹，皆是古之誠烈，而朕務濃於比干，禮略於嵇紹，情有愧然。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蕭鸞既殺蕭昭業而自立，昭業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內附，分遣諸將車駕將自赴之。豫州又表虎奉誠之使，不復重來。高祖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冲等議之。高祖曰：比得邊州表云：襄陽慕化，朕將賜鑿江沔，爲彼聲勢。今復表稱更無後信，於行留之計，竟欲如何？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高祖曰：衆人紛紜，意見不等，朕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勢，使言理俱暢者，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爲應留之議，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俱坐聽得失，長者從之。於是高祖曰：二賢試言留計也。冲對曰：臣等正以徒御草創，人斯樂安內，而應者未審，不宜輕

爾動發。高祖曰：襄陽款問，似當是虛，亦知初遷之民無宜勞役，脫歸誠有實，卽當乘其悅附，遠則有會稽之會，近則略平江北，如其送款是虛，且可遊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土蒼生知君德之所在，復何所損而惜此一舉？脫降問是實，而停不撫接，不亦稽阻款誠，毀朕大略也。澄曰：降問若審，應有表質，而使人一返，靜無音問，其詐也可見。今代遷之衆，人懷戀本，細累相攜，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家闕儋石之糧，而使怨苦卽戎，泣富白刃，恐非歌舞之師也。今茲區宇初構，又東作方興，正是子來百堵之日，農夫肆力之秋，宜寬彼逋誅，惠此民庶，且三軍已援，無稽赴接，苟其款實，力足納撫，待尅平襄沔，然後動駕，今無故勞涉，空爲往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膽，願上覽盤庚始遷之艱難，下矜詩人由庚之至詠，輯寧新邑，惠康億兆，而司空亮以爲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在外

見旌鉞既張而有憂色。每聞談論，不願此行。何得對聖顏更如斯之語也。面背不同，事涉欺佞，非所謂論道之德。更失國士之體。或有傾側，當由公輩佞臣。李冲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願陛下深察其言。臣等在外，皆憚征行，唯貴與賤，不謀同辭。仰願聖心裁其可否。高祖曰：任城適以公等從朕，有如此論，不從朕者，何必皆忠。而通識安危也。小忠是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澄曰：臣既愚闇，不識大理所可言者。雖涉小忠，要是竭盡微款，不知大忠者，竟何據。高祖曰：任城脫居台鼎之任，欲令大忠在已也。澄曰：臣誠才非台鼎，智闕和鼎，脫得濫居公鉉，庶當官而行，不負愚志。高祖大笑。澄又謂亮曰：昔汲黯於漢武前，面折公孫，食脫粟飯，臥布被，云其詐也。于時公孫謙讓下之。武帝歎汲黯至忠。公孫長者二人稱賢，公既道均，昔士願思長者之言。高祖笑曰：任城欲自比汲黯也。且所言

是公未知得失所在，何便謝司空也。駕遂南伐，五等開建，食邑一千戶。後從征至懸瓠，以篤疾還京。駕餞之汝濱，賦詩而別。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後東閣廡堂，粗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可入。因之流化渠。高祖曰：此曲水者，亦有其義。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煩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嘉魚。澄曰：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頌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靈沼，於初魚躍。次之觀德殿。高祖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閑堂。高祖曰：名目要有其義。此蓋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堂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冲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不敢辭元凱之譽。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何得默

爾不示德音。卽命黃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冲再拜，上千萬歲壽。高祖曰：「卿向以燭至致辭，復獻千萬之壽，朕報卿以南山之壽。」高祖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又從幸鄴還洛，以出納之勞，增邑五百戶，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尚書、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爲主，頤表其狀。高祖召澄入見，凝閣堂曰：「適得陽平表，曰：穆泰謀爲不軌，招誘宗室，脫或必然，遷京南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事非任城不辦，可爲我力疾向北，如其弱也，直往擒翦，若其勢彊，可承制發并肆兵以殄之。」雖知王患，既是國家大事，不容辭也。澄曰：「泰等愚惑，正戀本爲此，非有遠圖。臣誠怯弱，不憚是輩，雖復思懼，豈敢有辭。謹當罄盡心力，繼之以死。」願陛下勿憂。高祖笑曰：

得任城，此行朕復何憂也。遂授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達雁門，太守夜告泰已握衆，西就陽平。城下聚結，唯見弓仗。澄聞，便速進。時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須依敕召并肆兵，然後徐動。」澄曰：「泰旣構逆，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爲，似當勢弱。泰旣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先赴至，卽擒泰，民情怡然。窮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叡、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皆獄禁，具狀表聞。高祖覽表大悅，召集公卿以下，以表示之，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也。尋其罪案，正復臯陶斷獄，豈能過之。」顧謂咸陽王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能辦此車駕，尋幸平城。」勞澄曰：「任城此行，深副遠寄。」對曰：「陛下威靈遠被，罪人無所逃刑，臣何勞之有。」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高祖顧謂左右曰：「昔仲尼云：聽訟吾

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然聖人之聽訟，殆非常人所匹。必也無訟。今日見之矣。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布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高祖幸鄴，值高車樹者反叛，車駕將親討之。澄表諫，不宜親行。會江陽王繼平之，乃止。高祖還洛，引見公卿。高祖曰：「營國之本，禮教爲先。朕離京邑以來，禮教爲日新，以不澄對曰：「臣謂日新。高祖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若爲如此，尚書何爲不察？」澄曰：「著猶少於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者，斯之謂歟。」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皆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許一羣婦人輩奇事，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爲舉天下綱維，爲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高祖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又曰：「我遣舍人宣詔，何爲使小人聞之？」澄

是段

王肅

曰：時雖有幹吏，去榜亦遠。高祖曰：「遠則不聞，聞則不遠，既得聞詔，理故可知。」於是留守羣臣遂免冠謝罪，尋除尚書右僕射。蕭寶卷遣其太尉陳顯達入寇漢陽。是時高祖不豫，引澄入見清徽堂，詔曰：「顯達侵亂沔陽，不安朕不親行，莫攘此賊。朕疾患淹年，氣力憊敝，如有非常，委任城大事。是段任城必須從朕。」澄涕泣對曰：「臣謹當竭股肱之力，以命上報。」遂從駕南伐。高祖崩，澄受顧命。世宗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寶卷圖爲叛逆。寶卷遣俞公喜送救於肅，公喜還南，肅與裴叔業馬爲信，澄信之。乃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歸第。尋出爲平西將軍、梁州刺史，辭以母老。除安東將軍、相州刺史，復固辭。改授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尋徵赴季秋講武。除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

頻表南伐。世宗不許。又辭母老。乞解州任。寢而不報。加散騎常侍。澄表曰。臣參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頗亦聞之。又昔在恒代。親習皇宗。熟祕序疑庭。無闕日。臣每於侍坐先帝。未嘗不以書典在懷。禮經爲事。周旋之則。不輟於時。自鳳舉中京。方隆禮教。宗室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選。負荷銓量。自先皇升遐。未遑脩述。學宮虛荷四門之名。宗人有闕四時之業。青衿之緒。於茲將廢。臣每惟其事。竊所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罕務。宴安之辰。於是乎在。何愚謂可。敕有司。修復皇宗之學。開闢四門之教。使將落之族。日就司將。詔曰。胄子崇業。自古盛典。國均之訓。無應久廢。尚書更可量宜脩立。澄又表母疾。解州任。不聽。蕭衍將張囂之寇陷夷陵。成澄遣輔國將軍成興步騎赴討。大破之。復夷陵囂之遁走。又遣長風

成王奇道顯攻蕭衍陰山戍。破之。斬其戍主龍驤將軍都亭侯梅興祖。仍引攻白橐戍。又破之。斬其寧朔將軍關內侯吳道爽。澄表曰。蕭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汎溢。湖周回四百餘里。東關合江之際。廣不過數十步。若賊計得成。大湖傾注者。則淮南諸戍。必同晉陽之事矣。又吳楚傾水。上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則南瀆可爲飲馬之津。霍嶺必成徙倚之觀。事貴應機。經略須早。縱混一不可必果。江西自是無虞。若猶豫緩圖。不加除討。關塞旣成。襄陵方及。平原民戍。定爲魚矣。詔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先是朝議有南伐之意。以蕭寶夤爲東揚州刺史。據城陳伯之爲江州刺史。成陽石以澄總督二鎮。授

之節度。至是勒兵進討。以東關水衝大峴險要。東關縱水。陽石合肥。有急懸之切。不圖大峴則歷陽。有乘險之援。淮陵陸道。九山水路。並宜經略。於是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總勒大衆。絡繹相接。而神念尅其關要。潁川二城。斬衍軍主費尼。而寧朔將軍韋惠龍。驤將軍李伯由。仍固大峴。澄遣統軍党法宗。傅豎眼等。進軍尅之。遂圍白塔。牽城數日之間。便卽逃潰。衍青溪戍。望風散走。衍徐州刺史司馬明素。率衆三千。欲援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隣。規固淮陵。寧朔將軍王燮。負險焦城。法宗進克焦城。破淮陵。擒明素。斬伯隣。其濟陰太守王厚。廬江太守裴邃。卽亦奔退。詔澄曰。將軍文德內昭。武功外暢。奮揚大略。將蕩江吳。長旌始舒。賊徒懾氣。銳旅方馳。東關席卷。想江湖弭波。在旦夕耳。所送首虜。並已聞之。初澄出討之後。衍將姜

慶真。襲據壽春外郭。齊王蕭寶夤擊走之。長史韋績。坐免官。澄以在外無坐。遂攻鍾離。又詔鍾離若食盡。三月巳前。固有可尅。如至四月。淮水泛長。舟行無礙。宜善量之。前事捷也。此實將軍經略。勲有常焉。如或以水盛難圖。亦可爲萬全之計。不宜昧利無成。以貽後悔也。蕭衍冠軍將軍張惠紹。遊擊將軍殷暹。驍騎將軍趙景悅。龍驤將軍張景仁等。率衆五千。送糧鍾離。澄遣統軍王足。劉思祖等。邀擊惠紹等。大破之。獲惠紹。殷暹。景仁。及其屯騎校尉史文淵等。軍主以上二十七人。旣而遇雨。淮水暴長。引歸壽春。還旣狼狽。失兵四千餘人。頻表解州。世宗不許。有司奏。軍還失路。奪其開府。又降三階。時蕭衍有移。求換張惠紹。澄表請不許。詔付八座會議。尚書令廣陽王嘉等奏。宜還之。詔乃聽還。後果復寇邊。轉澄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民中。每有橫調。百姓煩苦。前後牧守。未能蠲

除澄多所省減。民以忻賴。又明黜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口。禁造布絹。不任衣者。母孟太妃薨。居喪毀瘠。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於時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爲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爲狂。世宗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於外。肅宗沖幼。朝野不安。澄疎斥。不預機要。而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爲尚書令。於是衆心忻服。又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尋遷司空。如侍中。俄詔領尚書令。初正始之末。詔百司。普昇一級。而執事者。不達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澄奏曰。竊惟雲構鬱起。澤及百司。企春望榮。內外同慶。至於賞陟。不及守宰。邇來十年。冤訟不絕。封回自鎮。遼安州人爲太尉。長史元匡。自征虜恒州入。作宗卿。二人遷授。並在先詔。應蒙之理。備在於斯。兼州佐停私之徒。陪臣郡丞之例。尚蒙天澤。下降榮及。當

時。然參佐之來。皆因府主。今府主不露。佐官獨預。棄本賞末。愚謂未允。今計刺史守宰之官。請準封回。悉同汎限。上允初旨。百司之章。下覆訟者。元元之心。詔曰。自今已後。內外之事。嘗經先朝者。不得重聞。澄奏曰。臣聞堯懸諫諍之鼓。舜置誹謗之木。所以廣耳目。於芻蕘。達四聰於天下。伏惟太祖開基。化隆自遠。累聖相承。於今九帝。重光疊照。汚隆必同。與奪隨時。道無恒體。思過如渴。言重千金。故稱無諱之朝。邁蹤三五。高祖沖年。纂曆文明。協統變官。易律未爲違典。及慈聖臨朝。母儀寓縣。爰發慈令。垂心滯獄。深枉者。仰日月於九泉。微屈者。希曲照於盆下。今乃格以先朝。限以一例。斯誠奉遵之本心。實乖元元之至望。在於謙挹。有乖舊典。謹尋抱枉求直。或經累朝。毫釐之差。正之宜速。謬若千里。駟馬弗追。故禮有損益。事有可否。父有諍子。君有諫臣。琴瑟不調。理宜改作。是以防

川之論。小決則通。鄉校之言。擁則敗國。矧伊陳屈。而可抑以先朝。且先朝屈者。非故屈之。或有司愛憎。或執事濁僻。空文致法。以誤視聽。如此寃塞。彌在可哀。僭之與濫。寧失不經。乞收今旨。還依前詔。詔曰。省奏深體毗贊之情。三皇異軌。五代殊風。一時之制。何必詮改。必謂虛文。設旨理在可申者。何容不同來執。可依往制。澄表上皇誥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意欲皇太后覽之。思勸戒之。益又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民。任民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民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卽任。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

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虎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遣蕃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彊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彊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澄又重奏曰。固本宜彊。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忘武功。況今南蠻仍獷。北妖頻結。來事難圖。勢同往變。脫暴勃忽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卒。何以防擬。平康之世。可以寄安。遺之以久。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郎將領兵。兼總民職。省官實祿。於是乎在。求還依前。增兵益號。將位既重。則念報亦深。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無四顧之憂。姦充絕窺覲之望矣。卒不納。又以流人初至。遠鎮衣食。

無資多有死者。奏并其妻子給糧一歲。從之。尋以疾患求解任。不許。蕭衍於浮山斷淮爲堰。以灌壽春。乃除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出彭朱。尋淮堰自壞。不行。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闕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脩警備之嚴。詔不從。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輪博二百。以漸修造。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奏其事。遂寢不行。澄又奏曰。臣聞賞必以道。用防淫人之姦。罰不濫及。以戒良士之困。刑者刑也。每垂三者。乘律執請。不得已而用之。是故小大之獄。察之以情。一人呼嗟。或虧王道。刑罰得失。乃興廢之所由也。竊聞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雖

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太平之世。草不橫伐。行葦之感。事驗隆周。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民命。傷理敗法。往年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殺生在下。虐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自開古以來。明明之世。未聞斯比也。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易天下。蓋重民命也。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爲劫之狀。察其拷殺之理。使是非分明。幽魂獲雪。詔從之。澄當官而行。無所回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大便秘於時。前來尚書文簿。諸曹須則出借。時公車署以理冤事重。奏請真案。澄執奏以尚書政本。特宜遠慎。故凡所奏事。閣道通之。蓋以祕要之。切防其宣露。寧有古制所重。今反輕之。內猶設禁。外更寬也。宜繕寫事意。以付公

車詔從之。西域噉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敕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史部除書中兵勲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曰：臣聞三季之弊，由於煩刑。火德之興，在於三約。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省事所致也。蕭曹為相，載其清靜畫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省事為先。使在位羣官，纂蕭曹之心，以毗聖化。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忘，事無愆失，豈宜擾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臣竊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內外羣官三經考課，逮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親

決聖目。六品以下例由敕判。自世宗晏駕，大宥三行，所以蕩除故意，與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窮覈，以臣愚見，謂為不可。又尚書職分樞機，出納昔魏明帝卒，至尚書門，陳矯亢辭，帝慙而返。夫以萬乘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慙而回駕，羣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丙吉不問僵道之死，當時以為達治。歷代用為美談，但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已以勵時，靖恭以致節，又尋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勲妄考，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即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舛不同，偽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尋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靈太后納之，乃止。後遷司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澄又表曰：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將授旗，隨陸啟顙，運籌制勝，淮漢自賓，節用勞心，志清六合，是故纘

武修文仍世彌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宴安於玄默然取
外之理要由內彊圖人之本先在自備蕭衍雖虐使其民而窺覲
不已若遇我虛疲士民凋窘賊衍年老志張思播虺毒此之弗圖
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總御天機乾乾
夕惕若留意於負荷忿車書之未一進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標賞
忠清旌養人之器脩干戈之用畜熊虎之士愛時鄙財輕寶重穀
七八年間陛下聖略方剛親王德幹壯茂將相膂力未衰愚臣猶
堪戎伍荷戈帶甲之衆蓄銳於今燕狐冀馬之盛充牣在昔又賊
衍惡積禍盈勢不能久子弟闇悖蒙逆已彰亂亡之兆灼然可見
兼弱有徵天與不遠大同之機宜須蓄備昔漢帝力疾討滅英布
高皇臥病親除顯達夫以萬乘之主豈忘宴安實以侵名亂正計
不得已今宜慕二帝之遠圖以肅寧爲大任然頃年已來東西難

寇艱虞之興首尾連接雖尋得剪除亦大損財力且饑饉之氓散
亡莫保收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衆不愛力以悅民無豐資以
待敵此臣所以夙夜懷憂悚息不寧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
以聚人曰財故曰財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
生聚之由如此其難集人守位若此之重興替之道焉可不慮又
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食壯者之糧任老者之智此雖太平之法
難卒而因然妨民害財不亦宜戒今墉雉素修廐庫崇列雖府寺
膠塾少有未周大抵省府粗得庇憇理務諸寺靈塔俱足致虔講
道唯明堂辟雍國禮之大來冬司徒兵至請籌量減徹專力經營
務令早就其廣濟數施之財酬商互市之弊凡所營造自非供御
切須戎仗急要亦宜微減以務阜積庶府無橫損民有全力夫食
土簞而媯德昭寢卑室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衰阿宮壯而秦

財竭存亡之由。灼然可觀。願思前王一同之功。勸力聚財。以待時會。靈太后銳於繕興。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功費不少。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為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為之踊上。削奪百官事力。費損庫藏。兼曲賚左右。日有數千。澄故有此表。雖卒不從。常優答禮之。政無大小。皆引參決。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人者。必於諫諍。雖不見用。殷勤不已。內外咸敬憚之。神龜二年。薨。年五十三。賻布一千二百匹。錢六十萬。蠟四百斤。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監護喪事。詔百寮與喪。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王澄之葬也。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動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歔歔。當時以為哀榮之極。第四子綏襲。

與作與是

綏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侍。及元義專權。而綏恥於託附。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

子度。世襲武定中。金紫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綏兄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於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恒集門生。討論同異。于時四方無事。國富民康。豪貴子弟。率以朋遊為樂。而順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審愕。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吒詠虛室。世宗時。上魏頌。文多不載。起家為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

王義之小學篇

魏頌
北史作魏道頌

貴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及出，肇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超轉中書侍郎，俄遷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爲孝思所致。尋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義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又謂順曰：「卿何謂聊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憚。出除平北將軍、恒州刺史。順謂義曰：「北鎮紛紜，方爲國梗。桑乾舊都，根本所繫，請假都督爲國捍屏。」義心疑難，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旣握國柄，殺生由已，自言天之歷數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也？」義彌忿，憚之，轉爲安東將軍、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內，每懷鬱快，形於言色。遂縱酒歡娛，不親政事。義解領軍，徵爲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義，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墓，非唯宗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女見其一家七喪，皆爲潸然，莫不酸泣。義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義之罪，使天下懷冤。』太后嘿然不語。就德興反於營州，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返。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慙不言。靈太后

敢復

頗事粧飾數出遊幸順面諍曰禮婦人夫喪自稱未亡人首去珠
玉衣不被綵陛下毋臨天下年垂不惑過甚脩飾何以示後世靈
太后慙而不出還入宮責順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
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
順才名偏相結納而廣陽王淵姦徽妻于氏大爲嫌隙及淵自定
州被徵入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爲
淵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常卿順
奉辭於西遊園徽紇侍側順指之謂靈太后曰此人魏之宰詒魏
國不滅終不死亡紇勝肩而出順遂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人正
堪爲機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嘿
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戶又析彝邑
五百戶以封順爲東阿縣開國公順疾徽等聞之遂爲蠅賦曰余

蠅賦

北史文苑
蠅賦

以仲秋休沐端坐衡門寄想琴書託情紙翰而蒼蠅小蟲往來牀
几疾其變白聊爲賦云遐哉大道廓矣洪氛肇立秋夏爰啟冬春
既含育於萬性又芻狗而不仁隨因緣以授體齊美惡而無分生
茲穢類靡益於人各備羣品聲損衆倫歆脛纖翼紫首蒼身飛不
能迴聲若遠聞點繒成素變白爲黑寡愛蘭芳偏貪穢食集桓公
之屍居平叔之側亂雞鳴之響毀皇宮之飾習習戶庭營營榛棘
反覆往還譬彼讒賊膚受旣通譖潤罔極緝緝幡幡交亂四國於
是妖姬進邪士來聖賢擁忠孝摧周昌拘於牖里天乙囚於夏臺
伯奇爲之痛結申生爲之蒙災鴟鴞悲其室採蒿懼其懷小弁隕
其涕靈均表其哀自古明哲猶如此何況中庸與凡才若夫天生
地養各有所親獸必依地鳥亦憑雲或來儀以呈祉或自擾而見
文或負圖而歸德或銜書以告真或天胎而奉味或殘軀以獻珍

或主皮而興禮。或牢豢以供神。雖死生之異質。俱有益於國人。非如蒼蠅之無用。唯構亂於蒸民。遂屬疾在家。杜絕慶弔。後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作起。作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卽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爲廷尉評。頻請託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涌。長歎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初定九流。官方清濁。執儀萬古。而朱暉小子。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殿下旣先皇同氣。且遵成旨。自有恒規。宋本作短垣而

叙事如見

復踰之也。雍曰。身爲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後除征南將軍右光祿大夫。轉兼左僕射。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屍。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黃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旣還。莊帝怪而問曰。黃門何爲聲散。偉以狀對。莊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餘不得例。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

定州刺史謚曰文烈順撰帝錄二十卷詩賦表頌數十篇今多亡矣

長子朗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於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朗涉歷書記為司徒屬天平中為奴所害贈都督冀二州諸軍事將軍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順弟淑淑弟悲並早卒

悲弟紀字子綱永熙中給事黃門侍郎隨出帝沒于關中

澄弟嵩字道岳高祖時自中大夫遷員外常侍轉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遊田高祖聞而大怒詔曰嵩不能克已復禮企心典憲大司馬薨殂甫爾便以鷹鷂自娛有如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損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免官後從平沔北累有戰功除左中郎將兼武衛將軍高祖南伐蕭寶卷將陳顯達率眾

拒戰嵩身備三仗免胄直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斬獲萬計嵩於爾日勇冠三軍高祖大悅而言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頗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侯賚帛二千五百疋初高祖之發洛也馮皇后以罪幽于宮內既平顯達回次穀唐原高祖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顧謂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於是引嵩入內親自遣之世宗即位以武衛將軍兼侍中出為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嵩言曰蕭寶卷骨肉相殘忠良先戮臣下囂然莫不離背君臣攜貳十戈日尋流聞寶卷雍州刺史蕭衍兄懿於建業阻兵與寶卷相持荆郢二州刺史並是寶卷之弟必有圖衍之志臣若遣書相聞迎其本謀冀獲同心并力除衍一衍之後彼必旋師赴救丹陽當不能復經營疆陲全固襄沔臣之軍威已得臨據則沔南之地可一舉而收緣漢耀兵示以威

德思歸有道者則引而納之受疑告危者則援而接之總兵竦銳觀釁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怠懈之勢已著便可順流摧鋒長驅席卷詔曰所陳嘉謀深是良計如當機形可進任將軍裁之既而蕭衍尋克建業乃止除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轉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安南將軍揚州刺史蕭衍湘州刺史楊公則率衆二萬屯軍洛口姜慶真領軍五千據於首陂又遣其左軍將軍騫小眼軍主何天祚張俊興等率衆七千攻圍陸城嵩乃遣統軍封邁王會等步騎八千討之邁達陸城賊皆夜遁追擊破之斬獲數千公則慶真退還馬頭衍徐州刺史昌義之屯據高皇遣三軍潛寇陰陵以淮水淺竭不通船艦屯於馬頭衍將田道龍何景先等領卒三千已至衡山規寇陸城寇並充逼嵩遣兼統軍李叔仁等援合肥小兒楊石頗戰破之衍征虜將軍趙華屯於黃口嵩遣軍司趙

熾等往討之先遣統軍安伯醜潛師夜渡伏兵下蔡華率卒四千逆來拒戰伯醜與下蔡戍主王虎等前後夾擊大敗之俘斬溺死四千餘人統軍李叔仁等夜襲碭石之賊又破之衍將姜慶真專據肥汭冠軍將軍曹天寶屯於雞口軍主尹明世屯東碭石嵩遣別將羊引次于淮西去賊營十里司馬趙熾率兵一萬爲表裏聲勢衆軍既會分擊賊之四壘四壘之賊戰敗奔走斬獲數千溺死萬數統軍牛敬賓攻碭石明世宵遁慶真合餘燼浮淮下下蔡戍主王略截流擊之俘斬大半於是威名大振後爲蒼頭李太伯等同謀害嵩并妻穆氏及子世賢世宗爲嵩舉哀於東堂賻絹一千疋贈車騎將軍領軍謚曰剛侯

第二子世雋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爵除給事中東宮舍人伯父澄表求轉階授之於是除員外散騎常侍肅宗時追論嵩勲封世

儁衛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遷冠軍將軍。宗正少卿。又爲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武衛將軍。河南尹。尋除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轉征東將軍。加散騎常侍。邢杲之亂。圍逼州城。世儁憑城拒守。遂得保全。孝莊時。除衛將軍。吏部尚書。介朱兆寇京師。詔世儁以本官爲都督。防守河橋。及兆至河。世儁初無拒守意。便隔岸遙拜。時論疾之。前廢帝世爲驃騎將軍。仍加尚書。尤爲介朱世隆所昵。出帝初加儀同三司。改封武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世儁居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爲中尉。彈糾坐免官。尋復本職。孝靜初。加侍中。尚書右僕射。遷尚書令。世儁輕薄好去。就詔送晉陽。興和中。薨。贈侍中。都督冀定瀛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傅。定州刺史。尚書令。開國公如故。謚曰躁戾。

子景達襲散騎侍郎。

世賢弟世哲。武定中。吏部郎。

嵩弟瞻。字道周。高祖時。自

闕

大夫。稍遷宗正少卿。龍驤將軍。光州

刺史。散騎常侍。左將軍。遷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頗愛書史。而貪暴好殺。澄深恥忿之。絕其往來。有四子。

長子遠。尚書郎。

史臣曰。顯祖之將禪讓。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庭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其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爲宗傑。身因累朝。寧濟夷險。旣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也。順蹇謬。俶儻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橫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陳之氣。儁則裂冠之徒歟。

北齊書卷之六十七 柳田氏記

魏書卷十九下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下

西川中興
氏國南師

南安王

城陽王

章武王

樂陵王

安定王

南安王

南安王楨。皇興二年封。加征南大將軍中都大官。尋遷內都大官。高祖卽位。除涼州鎮都大將。尋以綏撫有能。加都督西戎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西域校尉。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徵爲內都大官。出爲使持節侍中本將軍開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楨性忠謹。事母以孝聞。賜帛千匹。以褒之。徵赴講武。高祖引見於皇信堂。

戒之曰翁孝行著於私庭令問彰於邦國每欽忠懿思一言展故
 因講武遠徵赴闕仰戀仁慈情在未已但長安鎮年饑民儉理須
 緩撫不容久留翁今還州其勤隱恤無令境內有饑餒之民翁既
 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
 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
 不去患禍將生但能慎此是以全身遠害光國榮家終始之德成
 矣而楨不能遵奉後乃聚斂肆情文明太后高祖並臨皇信堂引
 見王公太后令曰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不順法度黷貨聚斂依
 犯論坐將至不測卿等為當存親以毀令為欲滅親以明法羣臣
 咸以二王託體先皇宜蒙矜恕太后不答高祖乃詔曰南安王楨
 以懿戚之貴作鎮關右不能潔已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貪欲殖貨
 私庭放縱姦囚壅絕訴訟貨遺諸使邀求虛稱二三之狀皆化刑

書昔魏武剪髮以齊眾叔向戮弟以明法克已忍親以率天下夫
 豈不懷有為而然耳今者所犯事重疇日循古推刑實在難恕皇
 太后天慈寬篤恩矜國屬每一尋惟高宗孔懷之近發言哽塞悲
 慟于懷且以南安王孝養之名聞于內外特一原恕削除封爵以
 廢人歸第禁錮終身後高祖南伐楨從至洛及議遷都首從大計
 高祖甚悅楨母劉太妃薨高祖親幸慰及葬贈布帛綵五百段又
 以楨議定遷都復封南安王食邑一千戶出為鎮北大將軍相州
 刺史高祖餞楨於華林都亭詔曰從祖南安既之蕃任將曠違千
 里豫懷惻戀然今者之集雖曰分岐實為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
 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高
 祖送楨於階下流涕而別太和二年五月至鄴入治日暴風大雨
 凍死者十數人楨又以旱祈雨于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

楨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謚曰惠。贈帛一千匹。及葬。又賜帛千匹。遣黃門郎監護喪事。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楨知而不告。雖薨。猶追奪爵封國。除有五子。

子英。字虎兒。性識聰敏。博聞強記。便弓馬。解吹笛。微曉醫術。高祖時。爲平北將軍。武川鎮都大將。假魏公。未幾。遷都督。梁蓋寧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高祖南伐。爲梁漢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詔英率衆備寇境上。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進討。高祖許之。師次沮水。蕭鸞將蕭懿遣將尹紹祖。梁季羣等。領衆二萬。徼山立柵。分爲數處。居高視下。隔水爲營。英乃謀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衆而無上。罔知適從。若選精卒。并攻一營。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

一軍。四營自拔。於是簡兵。三面騰上。果不相救。旣破一處。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人。鸞白馬戍將。其夜逃潰。乘勝長驅。將逼南鄭。漢川之民。以爲神也。相率歸附。梁州民李天幹等。詣英降。待以國士之禮。天幹等。家在南鄭之西。請師迎接。英遣迎之。蕭懿聞而遣將姜脩。率衆追襲。逮夜交戰。頗有殺傷。脩後屢敗。復更請軍。懿遣衆赴之。迎者告急。英率騎一千。倍道赴救。未至。賊已退還。英恐其入城。別遣統軍元拔。以隨其後。英徼其前。合擊之。盡俘其衆。懿續遣軍。英不虞賊至。且衆力已疲。軍少人懼。咸欲奔走。英乃緩騎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賊。東西指麾。狀似處分。然後整列而前。賊謂有伏兵。俄然賊退。乘勢追殄。遂圍南鄭。禁止三軍。一無所犯。遠近皆供租運。先是英未至也。蕭懿遣軍主范潔。領三千餘人。伐獠。潔聞大軍圍城。欲還救援。英遣統軍李平。敵李鐵

騎等收拾巴西晉壽土人以斷其路潔以死決戰遂敗平敵之軍英侯其稍近以奇兵掩之盡皆擒獲攻圍九十餘日戰無不克被敕班師英於是先遣老弱身勒精卒留後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爲詐也英還一日猶閉門不開二日之後懿乃遣將追英英親自殿後與士卒下馬交戰賊衆莫敢逼之四日四夜然後賊退全軍而還會山氏並反斷英歸路英勒衆奮擊且戰且行爲流矢所中軍人莫有知者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在仇池六載甚有威惠之稱父憂解任高祖討漢陽起英爲左衛將軍加前將軍尋遷太宗正又轉尚書仍本將軍鎮荊州蕭寶卷將陳顥達等寇荊州英連戰失利車駕至南陽免英官爵世宗卽位行徐州還復尚書廣武伯蕭寶卷遣將軍陳伯之寇淮南司徒彭城王勰鎮壽春以英爲鎮南將軍率衆討之英未至賊已引退勰還詔英行揚州

後英還京師上表曰臣聞取亂侮亡有國之常道陳師鞠旅因機而致發竊以區區寶卷罔顧天常憑恃山河敢抗中國今妖逆數亡驕縱日甚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淫刑以逞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歸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此則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事易走丸理同拾芥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率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其路旣近不盈五百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緣江焚毀靡使所遺建業窮蹙魚遊釜內士治之師再興孫皓之縛重至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暫闕旒纁少垂聽覽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未日事寢不報英又奏曰臣聞乘虛討弱事在速舉因危攻昧微

捷可期。今寶卷亂常，骨肉相賊，蕃戍鼎立，莫知所歸。義陽孤絕，密邇天境，外靡糧援之期，內無兵儲之固。此乃臨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何容緩斧。若此行有果，則江右之地，斯為經略之基。如脫否也。非直後舉難圖，亦或居要生疾。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邁，而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方擬守三關，請遣軍司為之節度。世宗遣直寢羊靈引為軍司，以軍功拜吏部尚書。以前後軍功進爵常山侯。英奏謹案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蘊義光膠序之美。是以太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門之教，方構於京。經計習訓淹年，聽受累紀。然偽造之流，應問於魏闕，不革之輩，宜返於齊民。使就郡練考，覈其最殿，頃以皇都遷構，江揚未一，故鄉校之訓，弗遑正試，致使薰蕕之質，均誨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今

外宰京官銓考，向訖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練，依令黜陟。詔曰：學業墮廢，為日已久，非一使能勸。比當別敕，尋詔英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征義陽諸軍事，率眾南討。蕭衍司州刺史蔡道恭聞英將至，遣其驍騎將軍楊由率城外居民三千餘家於城西南十里賢首山，即嶺為二柵，作表裏之勢。英勒諸軍圍賢首壘，焚其柵門。楊由乃驅水牛從營而出，繼之以兵，軍人避牛，師遂退下。尋分兵圍守，其夜柵民任馬駒斬由以降。三軍館穀，降民安堵。蕭衍遣其平西將軍曹景宗後將軍王僧炳等率步騎三萬來救。義陽僧炳統眾二萬據鑿峴，景宗率一萬繼後。英遣冠軍將軍元暹揚烈將軍曹文敬進據樊城以抗之。英部勒將士倚角討之，大破僧炳軍，俘斬四千餘人。英又於士雅山結壘，與景宗相抗。分遣諸統伏於四山，示之以弱。衍將馬仙琕率眾萬餘來掩英營，英命

諸軍僞北誘之。既至平地，統軍傅永等三軍擊之，賊便奔退。進擊潰之，斬首二千三百級。斬賊羽林監軍鄧終年、仙琕，又率一萬餘人重來決戰。英勒諸將隨便分擊，又破之。復斬賊將陳秀之。統軍王買奴別破東嶺之陣，斬首五百。道恭憂死，驍騎將軍行州事蔡靈恩復憑窮城，短兵日接。景宗、仙琕知城將拔，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靈恩勢窘，遂降。三關戍聞之，亦棄城而走。詔曰：「知賊城已下，復克三關，展威闢境，聲略宣振，公私稱泰。良以欣然將軍淵規內斷忠謀，外舉受律，揚旌克申廟筭。雖方叔之制蠻荆，邵虎之掃淮浦，匹茲蔑如。」新州初附，宜廣經略，想善加檢督，必令局固有所委付。然後凱旋耳。初，高祖之平漢陽，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反爲顯達所敗，遂寢。是役也，世宗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食邑一千戶。遣大使鴻臚少卿陸延吉持節就拜英，送蔡靈恩及衍

尚書郎蔡僧勰前軍將軍義陽太守馮道要遊擊將軍鮑懷慎天門太守王承伯平北府司馬宗象平北府諮議參軍伏粲給事中寧朔將軍蔡道基中兵參軍龐修等數十人。詔曰：「會平江南，此等便可放歸也。英旣還，世宗引見，深嘉勞之，後增封一千戶。蕭衍遣將軍寇肥梁，詔英使持節加散騎常侍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道諸軍事，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詔英曰：「賊勢滋甚，圍逼肥梁，邊將後規以至於此，故有斯舉。必期勝捷，而出軍淹滯。肥梁已陷，聞之惋懣。實乖本圖。今衆軍雲集，十有五萬，進取之方，其算安在？克殄之期，復當遠近。竟以幾日可至賊所，必勝之規，何者爲先？故遣步兵校尉領中書舍人王雲指取機要。英表陳事機，乃擊破陰陵，斬衍將二十五人，及虜首二千餘級。又頻破賊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衍中軍大將軍臨

川王蕭宏尚書左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南走。凡收米三十萬石。詔勞英曰：知大摧鯨寇，威振南海，江浦無塵，三楚卷壑，聲被荒隅，同軌斯始。公私慶慰，良副朕懷。便當乘威藉響，長驅吳會，剪拉遺燼，截彼東南也。英追至于馬頭，衍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曰：師行已久，士馬疲瘠，賊城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稍非勝便。十萬之衆，日費無貲。方圖後舉，不待今事。且可密裝徐嚴，爲振旅之意，整疆完土，開示威略。左右蠻楚，素應逃亡，或竄山湖，或難制掠。若凶渠黠黨，有須剪除者，便可撲掃，以清疆界。如其疆狡憑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煩肆兵。凱旋遲近，不復委曲。英表曰：臣奉辭伐罪，志殄逋寇，想敵量攻期。至二月將末，三月初，理在必克。但自此月一日以來，霖雨連併，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臣亦諦思，若入三月已後，天

晴地燥，憑陵是常。如其連雨仍接，不得進攻者，臣以更高邵陽之橋，防其汎突。意外洪長，慮其破橋。臣亦部分造船，復於鍾離城隨水狹處，營造浮橋。至三月中旬，橋必克成。晴則攻騰，雨則圍守。水陸二圖，以得爲限。實願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爲山之功。中途而廢，詔曰：大軍野次，已成勞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見。比頻得啟，制勝不過暮春。及省後表，復期孟夏之末。彼土蒸溽，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故遣主書曹道往觀軍勢，使還三具聞。及道還，英猶表云：可克。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走。士衆沒者十有五六。英至揚州，遣使送節及衣冠。貂蟬章綬，詔以付典。有司奏英經算失圖，案劾處死。詔恕死爲民。後京兆王愉反，英復王封邑一千戶。除使持節假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郢州治中督

榮祖潛引蕭衍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衍郢州刺史
婁悅嬰城自守。懸瓠城民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
叛。衍將齊苟仁率衆守懸瓠。悅子尚華陽公主并爲所劫。詔英使
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世宗引英謂之曰。
婁悅綏御失和。銓衡闇於簡授。故使郢民引寇。關戍外奔。義陽孤
窘。有倒懸之切。王國之邵虎。威名宿震。故屈王親總元戎。掃清氛
穢。昔衛霍以匈奴之故居無寧歲。今南疆不靖。王不得以屢勞爲
辭也。英對曰。臣才非韓白。識闇孫吳。徒以宗室之長。頻荷推轂之
寄。規略淺短。失律喪師。宜章子反之戮。以謝天下。陛下慈深念履。
愛等鍾牛。使臣得同苟伯。再生明世。誓追孟氏。以報復爲期。關郢
微寇。何足平殄。滅賊方略。已在臣目中。願陛下勿勞聖慮也。世宗
曰。截彼東南。再清隨楚。所望於將軍。鍾離一肯。豈足以損大德。今

王董彼三軍。朕無憂矣。世宗以邢巒頻破早生。詔英南赴義陽。英
以衆少累表請軍。世宗弗許。而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懸瓠。克之。
乃引軍而進。初苟仁之據懸瓠。衍寧朔將軍張道凝等率衆據楚
城。聞英將至。棄城南走。英追擊斬道凝。及衍虎賁中郎曹苦生。盡
俘其衆。旣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
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卽黃
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
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
將軍馬廣率衆拒屯於長薄。軍主胡文超別屯松峴。英至長薄。馬
廣夜遁入於武陽。英進師攻之。聞衍遣其冠軍將軍彭瓮生。驃騎
將軍徐超秀。援武陽。英乃緩軍曰。縱之使入此城。吾先曾觀其形
勢。易攻耳。吾取之。如拾遺也。諸將未之信。瓮生等旣入武陽。英促

圍攻之。六日而廣等降。於是進擊黃峴。衍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奔竄。又討西關。衍司州刺史馬仙琕亦卽退走。果如英策。凡擒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還朝。除尚書僕射。永平三年。英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帛七百匹。贈司徒公。謚曰獻武王。英五子。

攸。字玄興。東宮洗馬。早卒。贈散騎侍郎。

攸弟熙。字真興。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於世。然輕躁浮動。英深慮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略爲世子。宗議不聽。略又固請。乃止。起家祕書郎。延昌二年。襲封。累遷。兼將作大匠。拜太常少卿。給事黃門侍郎。尋轉光祿勳。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壻也。故歲中驟遷。尋除平西將軍。東秦州刺史。進號安西將軍。祕書監。尋以本將軍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入治。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

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初熙兄弟並爲清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叉。隔絕二宮。矯詔殺懌。熙乃起兵。上表曰。臣聞安危無常。時有休否。臣早屬休明。晚逢多難。自皇基綿茂。九葉承光。高祖世宗。徽明相襲。皇太后聖敬自天。德同馬鄧。至尊神叡。纂御神鑒。燭遠四海。宴如八表。歸化而領軍將軍。元叉寵藉外親。叨榮左右。豺狼爲心。飽便反嚙。遂使二宮阻隔。溫清闕禮。又太傅清河王。橫被屠害。致使忠臣烈士。喪氣闕庭。親賢宗戚。憤恨內外。妄指鹿馬。孰能踰之。王董權逼。方此非譬。臣仰瞻雲闕。泣血而生。以細艸不除。將爲爛漫。況又教逆如此。孰可忍之。臣忝藉枝蔓。思盡力命。碎首屠肝。甘之若薺。今輒起義兵。實甲八萬。大徒旣進。文武爭先。與并州刺史城陽王徽。恒州刺史廣陽王淵。徐州刺史齊王蕭寶寅等。同以今日十四日俱發。庶仰憑祖宗

之靈俯鑿義夫之命。掃剪凶醜。更清京邑。臣親總三軍。星邁赴難。置兵溫城。伏聽天旨。王公宰輔。或世著忠烈。或宿佩恩顧。如能同力。剪除元兇。使太后至尊。忻然奉對者。臣卽解甲散兵。赴謝朝闕。臣雖才乖昔人。位居蕃屏。寧容坐觀。茲醜虛受榮祿哉。熙兵起甫十日。爲其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魏郡太守李孝怡。率諸城人。鼓譟而入。殺熙左右四十餘人。執熙。置之高樓。并其子弟。又遣尚書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傳首京師。始熙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其謀。自初哭泣不絕。至於熙死。熙臨刑。爲五言詩。示其寮吏曰。義實動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節。將解七尺身。與知友別曰。平生方寸心。殷勤屬知己。從今一銷化。悲傷無極已。熙既蕃王之貴。加有文學。好奇愛異。交結偉俊。風氣甚高。名美當世。先達後進。多造其門。始熙之鎮鄴也。知友才學之士。袁翻。李琰。李神儁。王誦。兄弟。

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別。及熙將死。復與知故書曰。吾與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殿前。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率兵民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昔李斯憶上蔡黃犬。陸機想華亭鶴唳。豈不以恍惚無際。一去不還者乎。今欲對秋月。臨春風。藉芳艸。蔭花樹。廣召名勝。賦詩洛濱。其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爾宜。爲國爲身。善勗名節。立功立事。爲身而已。吾何言哉。時人憐之。又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墻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以告所親。及熙之死也。果如所夢。兄弟三人。每從英征伐。在軍貪暴。或

因迎降逐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爲功狀。又于忠之誣郭祚。裴植也。忠意未決。害之。由熙勸獎。遂至極法。世以爲冤。及熙之禍。議者以爲有報應焉。靈太后反政。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相幽五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增本封一千戶。謚曰文莊王。

長子景獻。次仲獻。並與熙同被害。後贈景獻中軍將軍青州刺史。葬以王禮。仲獻左將軍。兗州刺史。叔獻右將軍。齊州刺史。叔獻弟叔仁。以年幼獲全。與母于氏徙朔州。孝昌初。靈太后詔叔仁歸京師。還其財宅。襲先帝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初。遇害於河陰。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并州刺史。

子琳襲齊受禪。爵例降。

熙弟誘。字惠興。自員外郎。稍遷通直郎。太子中庶子。征虜將軍。衛

尉少卿。出爲右將軍南秦州刺史。又斬之于岐州。妻子得不坐。追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後贈儀同三司。追封都昌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謚曰恭。

子始伯襲。給事中。齊受禪。爵例降。

誘弟略。字雋興。才氣劣於熙。而有和遠之譽。自員外郎。稍遷羽林監。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清河王暉死。後。又黜略。爲懷朔鎮副將。未及赴任。會熙起兵。與略書來去。尋值熙敗。略遂潛行。自託舊識河內司馬始賓。始賓便爲荻筏。夜與略俱渡盟津。詣上黨屯。留縣栗法光。法光素敦信義。忻而納之。略舊識刁雙。時爲西河太守。略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昌送略。潛道江左。蕭衍甚禮敬之。封略爲中山王。邑一千戶。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州內士庶皆爲法僧擁逼。衍乃以略爲大

都督令詣彭城接誘初附略至屯於河南爲安樂王鑿所破略唯數十騎入城衍尋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徵略與法僧同還略雖在江南自以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爲人與法僧言未嘗一笑衍復除略衡州刺史未行會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暉將士五千人悉見擒虜肅宗敕有司悉遣革等還南因以徵略衍乃備禮遣之略之將還也衍爲置酒餞別賜金銀百斤衍之百官悉送別江上遣其右衛徐確率百餘人送至京師肅宗詔光祿大夫刁雙境首勞問又敕徐州賜絹布各一千匹除略侍中義陽王食邑一千戶還達石人驛亭詔宗室親黨內外百官先相識者聽迎之近郊賜帛三千匹宅一區粟五千石奴婢三十人其司馬始賓除給事中領直後栗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兗州刺史其略所至一餐一宿之處無不霑賞尋改封東平

王又拜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左衛將軍侍中如故又本官領國子祭酒遷大將軍尚書令靈太后甚寵任之其見委信殆與元徽相埒於是天下多事軍國萬端略守常自保無他禪蓋唯唯具臣而已朱榮略之姑夫略素所輕忽略又黨於鄭儼徐紇榮兼銜之榮入洛也見害於河陰贈以本官加太保司空徐州刺史謚曰文貞

伯景式襲武定中北廣平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略弟纂字紹興頗有將略爲司徒祭酒聞熙舉兵因逃奔於鄴至卽見擒與熙俱死追封北平縣公贈安北將軍恒州刺史改封高唐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

子子獻襲卒於涇州司馬

熙異母弟義興出後叔父並洛肅宗初除員外散騎侍郎及熙之

遇害也。義興以別後故，得不坐。稍遷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中軍將軍、瀛州刺史。後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餘如故。義興妻趙郡李氏，李頗有婦工，爲余朱榮妻所親昵。永安中，追封義興燕郡王，邑五百戶。尋改封鉅鹿王。又改封武邑王。子述襲天平中，通直郎，齊受禪，爵例降。

英弟怡，起家步兵校尉，轉城門校尉，遷鄆善鎮將。所在貪暴，爲有司所糾，逃竄得免。延昌中卒。莊帝初，以余朱榮婦兄超贈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雍州刺史、扶風王。

長子肅，起家員外散騎侍郎，轉直寢。莊帝初，封肅魯郡王，邑千戶。除散騎常侍，出爲後將軍、廣州刺史。後除衛將軍、肆州刺史。其弟曄僭立，拜肅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尋改除使持節、都督青膠光齊南青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南道六行臺、青州刺史。不行。永熙

二年薨。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并恒二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公、并州刺史。

子道與襲，除前將軍，齊受禪，爵例降。

曄字華興，小字盆子，性輕躁，有膂力，起家祕書郎，稍遷通直散騎常侍。莊帝初，封長廣王，邑一千戶。出爲太原太守，行并州事。余朱榮之死也，世隆等奔還并州，與余朱兆會於建興，乃推曄爲主。大赦所部，號年建明，尋爲世隆所廢。前廢帝立，封曄爲東海王，邑萬戶。出帝初，坐事，賜死於第，無子。齊除

城陽王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外都大官，出爲沃野鎮都大將。性聰惠，善撫接，在鎮甚有威名。延興五年薨，謚康王。長子多侯，早卒。

次子鸞，字宣明，始繼叔章武敬王，及兄卒，還襲父爵，身長八尺，腰

帶十圍以武藝著稱。頗爲北都大將。高祖時拜外都大官。又出爲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涼州鎮都大將。改鎮立州。以鸞爲涼州刺史。姑臧鎮都大將。餘如故。後朝于京師。會車駕南征。領鎮軍將軍。定都洛陽。高祖幸鄴。詔鸞留守。及開建五等食邑一千戶。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都督豫荆郢三州河內山陽東郡諸軍事。與安南將軍盧淵李佐攻楛陽。不克。敗退而還。時高祖幸取丘。鸞請罪行宮。高祖引見。鸞等責之曰。卿等總率戎徒。義應奮節。而進不能夷拔賊城。退不能殄茲小寇。虧損王威。罪應大辟。朕革變之始。事從寬貸。今捨卿等死罪。城陽降爲定襄縣王。削戶五百。古者軍行必載廟社之主。所以示其威惠。各有攸歸。今徵卿等敗軍之罪於社主之前。以彰厥咎。後以留守之功。還復本封。增邑二百戶。除冠軍將軍河內太守。轉并州刺史。世宗初。

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後轉安北將軍定州刺史。鸞愛樂佛道。脩持五戒。不飲酒食肉。積歲長齋。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共爲土木之勞。公私費擾。頗爲民患。世宗聞而詔曰。鸞親唯宗懿。作牧大州。民物殷繁。綏寧所屬。宜克已厲誠。崇清樹惠。而乃驟相徵發。專爲煩擾。編戶嗷嗷。家懷嗟怨。北州土廣。姦亂是由。準法尋愆。應加肅黜。以鸞戚屬。情有未忍。可遣使者。以義督責。奪祿一周。微示威罰也。正始二年薨。時年三十八。贈帛六百匹。詔中書舍人王雲宣旨臨弔。贈鎮北將軍冀州刺史。謚懷王。子徽。字顯順。粗涉書史。頗有吏才。世宗時襲封。除遊擊將軍。出爲河內太守。在郡清整。有民譽。徵拜長兼散騎常侍。肅宗時。除右將軍涼州刺史。徽以徑途阻遠。固請不行。除散騎常侍。其年。除後將軍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禾稼不熟。民庶逃散。安業者少。徽輒

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輒開倉救民災弊，況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民困也？先給後表。肅宗嘉之，加安北將軍。後拜安西將軍、秦州刺史。詔書且至，發徽以將之。秦部請詣闕恭授，仍表啟固陳，請不之職。改授輔國將軍，加度支尚書，進號鎮軍將軍。于時戎馬在郊，王師屢敗，徽以軍旅之費，上國封絹二千匹，粟一萬石，以助軍用。肅宗不納。又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加侍中，征東將軍，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拜尚書左僕射，轉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聽解侍中。然後受詔，尋除尚書令，加開府。西道行臺不行。時靈太后專制朝綱，頽褻徽，既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報復。識者嫉之，又不能防閑。其妻子于氏遂與廣陽王淵姦通，及淵受任軍府，每有表啟論徽罪過，雖涉誣毀，頗亦實焉。莊帝踐阼，拜司州牧，尋除司徒，仍領牧。元顥入洛，徽從莊帝北

巡，及車駕還宮，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二萬戶。餘官如故。徽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又啟云：河上之功，將士之力，求回所封，加諸勲義。徽為莊帝親待，內懼榮寵，故有此辭，以防外議。莊帝識其意，聽其辭，封不許。讓官。徽後妻莊帝舅女侍中李彧，帝之姊婿，微性佞媚，善自取容，挾內外之意。宗室親戚莫與比焉。遂與彧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據不解，除徽太保，仍大司馬、宗師，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自應散亡。及余朱宗族聚結謀難，徽筭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妬，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參謀議，獨與帝決，朝臣有上軍國籌策者，並勸帝不納。乃云：小賊何慮不除，又恡惜財用，自家及國，於是有所賞賜，咸出薄少。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徒有糜

費恩不感物。莊帝雅自約狹，尤亦徽所贊成。太府少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也。徽待之頗厚，苗每致忠言，徽自得志，多不採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蜂目，而豺聲復將露也。及余朱兆之入，禁衛奔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徽乘馬奔度，帝頻呼之，徽不顧而去，遂走山南。至故吏寇彌宅，彌外雖容納，內不自安，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避他所，使人於路邀害，送屍於余朱兆。出帝初，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司州牧，謚曰文獻。

子延襲爵，武定末，官至太子中庶子，齊受禪，爵例降。

徽兄顯，魏給事中，司徒掾卒，贈輔國將軍、東豫州刺史。

徽次兄顯恭，字懷忠，揚州別駕，以軍功封平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孝莊初，除北中郎將，遷左將軍、東徐州刺史，入為安東將軍、大

司農卿，尋除中軍將軍、荊州刺史。莊帝既殺余朱榮，乃除顯恭使

持節都督晉、建、南、汾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兼尚書左僕射，西北

道行臺、晉州刺史。余朱兆入洛後，死於晉陽。出帝初，贈衛大將軍，

并州刺史，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子彥昭襲武定中，漁陽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顯恭弟旭，字顯和，莊帝時封襄城郡王，邑一千戶。武定末，位至大

司馬，齊受禪，爵例降。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謚曰敬無

子。高祖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為後。

彬，字豹兒，襲爵，勇健有武用，出為使持節都督東秦、幽、夏三州諸

軍事，鎮西大將軍，西戎校尉，統萬鎮都大將，朔州刺史，以貪怙削

封。是時吐京胡反，詔彬持節假平北將軍行汾州事，率并肆之眾

往討之。胡平，仍除征虜將軍、汾州刺史，胡民去居等六百餘人保

章武王

險謀反。扇動徒類。彬請兵二萬。有司奏許之。高祖大怒曰。何有動兵馬理也。可隨宜肅治。若不能權方靜帖。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而率州兵。身先將士。討胡平之。太和二十三年卒。賜錢十萬。絹二百匹。贈以本官。加散騎常侍。彬有五子。長子融。字永興。儀貌壯麗。衣冠甚偉。性通率。有豪氣。高祖時。拜祕書郎。世宗初。復先爵。除驍騎將軍。蕭衍遣將寇逼淮陽。梁城陷沒。詔融假節征虜將軍。別將南討。大摧賊衆。還復梁城。于時揚州刺史元嵩爲奴所害。敕融行揚州事。尋除假節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及世宗崩。兼司空。營陪景陵。拜宗正卿。以本官行瀛州事。遇疾不行。未幾。除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還爲祕書監。遷中護軍。進號撫軍將軍。領河南尹。加征東將軍。性尤貪殘。恣情聚斂。爲中尉。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征東

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寡於經略。爲胡所敗。久之。加散騎常侍。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後賊帥鮮于脩禮。寇暴瀛定二州。長孫稚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爲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淵等共討。脩禮師渡交津。葛榮殺脩禮而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苦戰終日。更無外援。遂大奔敗。於陳見殺。肅宗爲舉哀於東堂。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綵二千八百段。贈侍中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司空。雍州刺史。尋以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加前後部鼓吹。謚曰莊武。

子景哲襲武定中。開府儀同三司。齊受禪。爵例降。

子黃頭襲封安定王。改封安平王。齊受禪。爵例降。

融弟凝。字定興。起家恒州征虜錄事參軍。累遷護軍長史。凝姑。介

朱榮妻。莊帝初封東安王。食邑五百戶。除持節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轉濟州刺史。仍本將軍。永熙二年薨。贈持節都督滄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

子彥友襲。武定中。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疑弟湛。字鎮興。起家祕書郎。轉尚書左司郎中。遷廷尉少卿。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追封漁陽王。食邑五百戶。

子俊襲。齊受禪。爵例降。

弟曼。字俊興。卒於祕書丞。贈平東將軍。祕書監。豫州刺史。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贈征北大將軍。謚曰康無子。顯祖詔胡兒兄汝陰王天賜之第二子永全。後之襲封。後改名思譽。高祖初。蠕蠕犯塞。以思譽為鎮北大將軍。北征大都將。後除使持節。本將軍。領護匈奴校尉。都督中軍。都將。出為使持節。鎮東

大將軍。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加領護東夷校尉。轉為鎮北將軍。行鎮北大將軍。高祖引見百官於光極堂。謂思譽曰。恒代路懸。舊都意重。故屈叔父。遠臨此任。不可不敬慎所臨。以副朕望。及穆泰陰謀不軌。思譽知而不告。恕死削封。為庶人。太和末。還復其王封。正始四年薨。贈光州刺史。謚曰密王。

子景略。字世彥。世宗時襲封。拜驍騎將軍。除持節冠軍將軍。幽州刺史。熙平元年薨。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賜帛四百匹。謚曰惠王。

子霸。字休邦。襲武定中。鉅鹿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景略弟慶略。散騎侍郎。

子子政。通直散騎常侍。

慶略弟洪略。恒農太守。中軍將軍。行東雍州刺史。

洪略弟子業。平原太守。

安定王休皇興二年封拜征南大將軍外都大官休少而聰慧治斷有稱高祖初庫莫奚寇邊以休為使持節侍中都督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儀同三司和龍鎮將休撫防有方賊乃款附入為中都大官蠕蠕犯塞出為使持節征北大將軍撫冥鎮大將休身先將士擊虜退之入為內都大官遷太傅及開建五等食邑二千戶車駕南伐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狗於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將遠清衡霍故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爾已有姦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請必行刑以肅姦慝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朕聞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秉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家於平城高祖親餞休於漳水

之北十八年休寢疾高祖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於路薨賜帛三千匹自薨至殯車駕三臨高祖至其門改服褐衰素弁加經皇太子百官皆從行弔禮及將葬又贈布帛二千匹謚曰靖王詔假黃鉞加羽葆鼓吹虎賁班劍六十三人悉準三老尉元之儀高祖親送出郊慟哭而返諸王恩禮莫比焉宗世配饗廟庭長子安幼年早卒

次子燮除下大夫世宗初襲拜太中大夫除征虜將軍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州治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為戎落城非舊邑先代之名爰自國初護羌小戍及改鎮立郡依岳立州因籍倉府未刊名實竊見馮翊古城羌魏兩民之交許洛水陸之際先漢之左輔皇魏之右翼形勝名都實唯西蕃輿府今州之所在豈唯非舊至乃居岡飲澗井谷穢雜升降劬勞往還

數里。諄詣明昏。有虧禮教。未若馮翊。面華渭。包原澤。井淺池平。樵牧饒廣。採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人各爲已。不以爲勞。昔宋民無井。穿井而忻。得人。況合城。井水得水。而不家慶。竊聞前政刺史。非是無意。或值兵舉。或遇年災。緣此契濶。稽延至此。去歲已熟。秋方大登。四境晏安。京師無事。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遂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後除征虜將軍。幽州刺史。延昌四年薨。贈本將軍朔州刺史。

子超。字化生。肅宗初。襲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拜城門校尉。通直散騎常侍。東中郎將。尋除光祿大夫。領將作大匠。後復本封。余朱榮之入洛。超避難洛南。遇寇見害。莊帝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岐州刺史。

子孝景。襲武定中。通直郎。齊受禪。爵例降。

燮弟願平。清狂無行。高祖末。拜員外郎。世宗初。遷給事中。悖惡日甚。殺人劫盜。公私咸患。世宗以其戚近。未忍致之於法。乃免官。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堂。冀其克念。世宗崩。願平乃得出。靈太后臨朝。以其暴亂不悛。詔曰。願平志行輕疎。每乖憲典。可還於別館。依前禁錮。久之。解禁還家。付師嚴加誨獎。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裸其妻王氏於其男女之前。又強姦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丞侯剛。案以不道。處死絞刑。會赦免。黜爲員外常侍。孝昌中卒。子緒。幽州安西府功曹參軍。莊帝初。直閣將軍。尋爲持節兼武衛將軍。關右慰勞十二州大使。遂沒吐谷渾。子長春。員外散騎侍郎。武定初。封南郡王。邑五百戶。齊受禪。爵例降。

願平弟永平。征虜將軍南州刺史。為城民華延明所害。太昌初。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幽三州諸軍事。衛將軍定州刺史。

永平弟珍平。司州治中。

子叔遵。員外散騎常侍。

珍平弟貴平。羽林監。轉射聲校尉。莊帝初。除散騎常侍。宗正少卿。封東萊王。邑百戶。除平北將軍南相州刺史。莊帝既殺。朱榮加武衛將軍。兼侍中。為河北山東慰勞大使。至定州東北。為幽州大都督侯淵所執。送於晉陽。後還洛。前廢帝時。以本官行青州事。屬土民崔祖螭作逆。賊徒甚盛。圍逼東陽。一百餘日。貴平率城民固守。又令將士開門交戰。大軍救至。遂擒祖螭等。斬之。還除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遷左衛將軍。宗師。又遷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貴平。人才險薄。為出帝所信。出為青州刺史。又加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為幽州大都督侯淵所害。

史臣曰。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師之用。有聲於時。熙略兄弟。早播民譽。或才疎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鸞起家聲。徽飾智矯情。外諂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宛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靜王聰斷。威重見稱。太和美矣。

昭統廿六年八月二日午時了之

魏書卷十九下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下

魏書卷十九下

魏書卷二十

魏書卷二十

文成五王列傳第八

安樂王

廣川王

齊郡王

河間王

安豐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厲王長樂。
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
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韓哀王。一本有若字安平王早
薨無傳。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凝重顯

安樂王

祖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爲定州刺史。鞭撻豪右。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爲人所患。百姓詣闕訟其過。高祖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與內行長乙肆虎謀爲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謚曰厲。

子詮。字搜賢。襲世宗初。爲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變。遣使觀詮動靜。詮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與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謚曰武康。

子鑿。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兼尚書右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鑿既庸才。諸弟麤暴。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鑿。斬首傳洛。詔改其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鑿王爵。贈司空。

廣川王

鑿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鑿反。敗逆奔葛榮。榮滅得還。出帝時封穎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蕭衍。後還長安。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鞠獄稱平。太和四年薨。謚曰莊。

子諧。字仲和。襲十九年薨。詔曰。朕宗室多故。從弟諧喪逝。悲痛摧割。不能已已。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至於卿司已下。故應闕自漢已降。多無此禮。朕欲遵古典。哀感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諸王有朞親者。爲之三臨。太功之親者。爲之再臨。小功總麻。爲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再臨者。欲於大殮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總衰而弔。既殯之總麻。理在無疑。大殮之臨。當否如何。爲須撫柩於始喪。爲應盡哀於闔棺。早

晚之宜。擇其厥中。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敏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至聖慈仁，方遵前軌，志必哀喪，慮同寧戚。臣等以為若暮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既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殮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既臨之後，復更受慰於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否？」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親撫視，羣臣從駕，臣等參議以為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既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朕無異焉。」諸將大殮，高祖素服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為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邱嶺皆不得坐。」臣恒代

其有夫先葬在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戶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詔贈諸武衛將軍，謚曰剛，及葬，高祖親臨送之。子靈道襲卒，謚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犍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為內都大官。高祖嘗與簡俱朝，文明太后於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人家禮。遷大保，高祖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常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性幹綜家事，頗節斷，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二十三年薨。

齊郡王

性字叔亮
無之

時高祖不豫。詔曰：叔父薨背，痛慕權絕，不自勝任。但虛頓牀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謚曰靈王。世宗時改謚曰順。

子祐，字伯授，襲母常氏。高祖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為妃。世宗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為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

河間王若，字叔儒，年十六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謚曰孝。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為後，太安於若為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

琛繼。

琛，字曇寶，幼而敏慧。高祖愛之。世宗時拜定州刺史。琛妃，世宗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內外，多所受納，貪憚之極。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叙用。由是遂廢於家。琛以肅宗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為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屢為之言，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為秦

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屬東並南秦二州氏反，詔琛為行臺，仍充都督，還攝州事。琛性貪暴，既總軍省，求欲無厭。百姓患害，有甚狼虎。進討氏羌，大被摧破。士卒死者千數，率眾走還。內侍劉騰無所畏憚，為中尉糾彈，會赦除名為民。尋復王爵。後討鮮于脩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為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猛寬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尉。謚曰匡。子延明，襲世宗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饑，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賓客數十人，并贍其家。至肅宗初為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延明既博極羣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並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尋遷侍中，詔

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敕監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為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蕭衍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民譽。招懷舊土。遠近歸之。綜既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凋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時。兼尚書令。大司馬。及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率眾守河橋。顥敗。遂將妻子奔蕭衍。死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出帝初。贈太保。王如故。謚曰文宣。所著詩賦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詩禮別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筭術。引之在館。其撰古今樂事九章十二圖。又集器準九篇。芳別為之注。皆行於世。

信都芳

魏書卷二十

文成五王列傳第八

終明帝世六年八月

西魏書

魏書卷二十一上

西魏書

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上

咸陽王

趙郡王

高陽王

廣陵王

北海王

獻文皇帝七男。李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禧。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廣陵惠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平王詳。勰別有傳。

咸陽王禧。字永壽。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文明太后令曰。自非生知。皆由學誨。皇子皇孫。訓教不立。溫故求新。

蓋有闕矣。可於閒靜之所，別置學館，選忠信博聞之士，爲之師傅，以匡成之。高祖以諸弟典三都，誠禧等曰：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寔。授刀之責，皆可脩身慎行，勿有乖爽。文明太后亦誠禧等曰：汝兄繼承先業，統御萬機，戰戰兢兢，恒恐不稱。汝所治雖小，亦宜克念。高祖又曰：周文王小心翼翼，聿懷多福。如有周公之才，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汝等宜小心畏慎，勿自驕怠。出爲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高祖餞於南郊。又以濟陰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使告禧，因而誠之。後禧朝京師，高祖謂王公曰：皇太后平日以朝儀闕然，遂命百官更欲撰緝。今將畢脩遺志，卿等謂可行，不當各盡對，無以面從。禧對曰：儀制之事，用捨各隨其時，而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臣謂宜述元志，備行朝式。高祖然之。詔曰：仲尼鄉黨猶尚尚

恂。周文王爲世子，卑躬求道，禧等雖連蔓宸暉，得不尊尚師傅也。故爲置之，以加令德。廷尉卿李冲可咸陽王師，禧將還州。高祖親餞之。賦詩叙意，加禧都督冀相，竟東兗南豫東荆六州諸軍事。於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脩之門，禧取任城王隸戶爲之，深爲高祖所責。詔曰：夫婚姻之義，曩葉攸崇，求賢擇偶，綿代斯慎。故剛柔著於易經，鵲巢載於詩典，所以重夫婦之道，美尸鳩之德。作配君子，流芳後昆者也。然則婚者，合二姓之好，結他族之親，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必敬慎重正，而後親之。夫婦旣親，然後父子君臣禮義忠孝於斯備矣。太祖龍飛九五，始稽遠則，而撥亂創業，日昃不服。至於諸王娉合之儀，宗室婚姻之戒，或得賢淑，或乖好逑。自茲以後，其風漸缺，皆人之窈窕，族非百兩，擬匹卑濫，舅氏輕微，違典滯俗，深用爲歎。以皇子茂年，宜簡令正，前者所納，可爲妾媵。將

以此年爲六弟娉室長弟咸陽王禧可娉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次弟河南王幹可娉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次弟廣陵王羽可娉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次弟潁川王雍可娉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隴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詳可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瓏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昨冀州詔曰利建雖古未必今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邑采之封自有別式入除司州牧都督司豫荆郢洛東荆六州諸軍事開府如故賜帛二千匹粟五千斛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戶自餘五王皆食邑二千戶高祖引見朝臣詔之曰卿等欲令魏朝齊美於殷周爲令漢晉獨擅於上代禧曰陛下聖明御運實願邁迹前王高祖曰若然將以何事致之爲欲脩身改俗爲欲仍沿前事禧對曰宜應改舊以成日新之美高

斷北語

祖曰爲欲止在一身爲欲傳之子孫禧對曰既卜世靈長願欲傳之來業高祖曰若然必須改作卿等當各從之不得違也禧對曰上命下從如風靡草高祖曰自古以來及諸經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禮乎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對曰實如聖旨宜應改易高祖曰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音知誰是帝者言之卽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合令御史牽下冲免冠陳謝又引見王公卿士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人之服仍爲夾領小袖我徂東山雖不三年旣離寒暑卿等何爲而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

中原臣雖仰稟明規每事乖互將何以宣布皇經敷贊帝則舛違之罪實合刑憲高祖曰若朕言非卿等當須庭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卿等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高祖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既有天地又有君臣太尉位居台鉉在冢宰之上三槐九棘不可久空元弟禧雖在事不長而戚連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雝鼎朕常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彼已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賓良以爲愧高祖有事於方澤質明羣臣問起居高祖曰昨日方澤殊自大暑遇天雲陰密行人差得無弊禧對曰陛下德感天地故雲物凝彩雖復雨師灑掃風伯清塵豈過於此高祖曰伊洛南北之中此乃天地氤氲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自然之應非寡德所能致此高祖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誠雖當時遵奉而

終不改操禧表曰國朝偃武崇文偏捨來久州鎮兵人或有雄勇不開武藝今取歲暮之暇番上之日訓其兵法弓矢干稍三分並教使人開其能臨事無闕詔曰雖云教武未練其方既逼北行疑聞教武脫生羣惑且可停之後從平漢陽以剋南陽之勲加侍中正太尉及高祖崩禧受遺輔政雖爲宰輔之首而從容推委無所是非而潛受賄賂陰爲威惠者禧特甚焉是年八座奏增邑千戶世宗從之固辭不受禧性憍奢貪淫財色姬妾數十意尚不已衣被繡綺車乘鮮麗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貨賄奴婢千數田業鹽鐵徧於遠近臣吏僮隸相繼經營世宗頗惡之景明二年春禧等爲將祈祭入齋世宗詔領軍于烈率左右召禧等入於光極殿詔曰恪未雖寡昧忝承寶曆比纏疴疹實憑諸父苟延視息奄涉三齡父等歸遜殷勤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尋

詔曰朕以寡昧夙罹閔凶憂勞在疚罔知攸濟寔賴先帝聖德遺澤所覃宰輔忠賢劬勞王室用能撫和上下肅清內外乃式遵復子歸政告遜辭理懇至邈然難奪便當勵茲空乏親覽機務王尊惟元叔道性淵凝可進位太保領太尉司空北海王季父英明聲略茂舉可大將軍錄尚書事世宗既覽政禧意不安而其國齊帥劉小苟每稱左右言欲誅禧禧聞而歎曰我不負心天家豈應如此由是常懷憂懼加以趙脩專寵王公罕得進見禧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黃門侍郎李伯尚謀反時世宗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因緩自且達晡計不能決遂約不洩而散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向洪池別墅遣小苟奉啟云檢行田牧小苟至邙嶺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因迫言欲告反乃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

大風暴雨拔樹折木禧不知事露其夜或說禧曰殿下集衆圖事見意而停恐必漏洩今夕何宜自寬恐危禍將至禧曰有此軀命應知自惜豈待人言又說曰殿下兒婦已渡河兩頭不相知今俛眉自安不其危乎禧曰初遣去日令如行人渡河聽我動靜我久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而尹侂期與禧長子通已入河內郡列兵仗放囚徒而將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僮僕不過數人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閤尹龍虎禧憂迫不知所爲謂龍虎曰吾憤憤不能堪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虎欵憶舊謎云眠則俱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賊不入已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爲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栢谷塢從者唯禧二舅及龍虎而已顧謂龍虎曰凡夫尚有節義相爲取死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虎曰龍虎東野常人遭殿下

寬明接處左右。今屬危難，恨無遠計。匡濟聖躬，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擒，獲送華林都亭。世宗親問事源，著千斤鎖格。龍虎羽林，掌衛之初。高祖閑宴，從容言於禧等：我後子孫，邂逅不逮。汝等觀望輔取之理，無令他人有也。禧臨盡，雖言不次第，猶尚涕泣追述先旨，然畏迫喪志，不能慷慨。有所感激也。及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云：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畏罪作反，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其宮人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富貴，絃管奏之，莫不灑泣。同謀誅斬者數十人，潛瘞禧於北岸。絕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以分賚高肇趙脩一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多者百餘匹。下至

宮人歌

十四。於後禧諸子，每乏衣食，獨彭城王勰歲中再三賑給之。禧有子八人。

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內。太守陸瑋初與通情，既聞禧敗，乃殺之。通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其父，頻年泣請。世宗不許，翼乃與弟昌、暉奔於蕭衍。翼與昌、申屠氏出暉，李妃所生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衍甚重之，封為咸陽王。翼讓其嫡弟暉，衍不許。後以為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鎮郁州。翼謀舉州入國，為衍所移。昌為衍直閤將軍，翼弟顯和、昌弟樹，後亦奔於衍。顯和卒於江南。樹字秀和，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略，衍尤器之，封為魏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為將領，窺覷邊服。時揚州降衍，兵武既衆，衍將湛僧珍慮其翻異，盡欲殺之。樹以家國，遂皆聽還。衍以樹為鎮西將軍、鄆

州刺史。余朱榮之害百官也。樹聞之。乃請衍討榮。衍乃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前廢帝時。竊據譙城。出帝初。詔御史中尉樊子鵠為行臺。率徐州刺史大都督杜德以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往說之。樹乃請委城還南。子鵠許之。樹恃誓約。不為戰備。杜德襲擊之。擒樹送京師。禁於永寧佛寺。未幾。賜死。孝靜時。其子貞自建業赴鄴。啟求塋樹。許之。詔贈樹侍中都督青徐兗揚豫五州諸軍事太師司徒公尚書令揚州刺史貞陽。塋還於江南。

曄字世茂。衍封為桑乾王。拜散騎常侍。卒於秣陵。初。正光中。詔曰。周德崇厚。祭仲享國。漢道仁恕。淮南畢王。皆所以申恩懿。戚蠲盪。舊釁義彰。曩葉詠流。前史頃者。咸陽京兆王。自貽禍敗。事由間惑。猶有可矜。兩門諸子。並可聽附屬籍。後復禧王爵。塋以王禮。詔曄

驢王

弟坦襲封敷城王。邑八百戶。坦傲很兇麤。從叔安豐王延明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有宋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莊帝初。還復本封。武定中。為太師。齊受禪。爵例降。

坦弟昶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縣開國公。邑五百戶。莊帝初。特封太原王。累遷鴻臚卿。超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薨。贈太尉公。

子善慧襲齊受禪。爵例降。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加衛大將軍。除侍中。中都大官。尋授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吏部尚書。所生母薨。高祖詔曰。太妃韓氏薨逝。情以傷慟。太妃先朝之世。位擬九嬪。豫班上族。誕我同氣。念此孤稚。但用感惻。明當誓往臨哭。可敕外備辦。遣侍

趙郡王

御史假節監護喪事。贈綵八百匹。詔曰：「季世多務，情緣理奪。幹既居要任，銓衡是荷。豈容遂其私志，致曠所司。可遣黃門郎敦諭，令勉從王事。朕尋當與之相見，拜使持節都督南豫郢東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豫州刺史，及車駕南伐，以幹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給銅虎符十，別賜詩書。高祖篤愛諸弟，以幹總戎別道，誠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散騎常侍盧淵，才堪詢訪，汝其師之。」尋以蕭贖死，班師遷洛，改封趙郡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開府如故，賜雜物五百段，又密賜黃金十斤。高祖親餞於近郊，詔幹曰：「夫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既有邦國，得不自勵也。汝我之懿弟，當聿脩厥德。光崇有魏，深思遠圖。如臨深履薄，若恃親重，不務世政，國有常憲，方增悲感。高祖詔以李憑爲長史，唐茂爲司馬，盧尚之爲諮議參軍。以匡

彌之，而憑等諫諍，幹殊不納。州表斬盜馬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曰：「夫刑以節人，罪必無濫。故刑罰不中，民無措足。若必以威殺爲良，則應汎通衆牧，苟須有禁，何得不稽之正典。又律令條憲，無聽新君加戮之文。典禮舊章，不著始臨專威之美。尚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幹闇於治理，律外重刑，並可推聞。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典法。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因屏左右，而謂幹曰：「殿下比有風聞，卽欲起彈，恐損聖明委託之旨。若改往脩來，彪當不言。脫不悛改，夕聞旦發，而幹悠然不以爲意。彪乃表彈之。高祖省之，忿惋，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既至，詳獨得朝見，幹不蒙引接。密令左右察其意色，知無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

第二十二年薨年三十一。給東園祕器斂服十五。稱賜帛三千匹。謚曰靈王。陪葬長陵。

子謚。世宗初襲封。幹妃穆氏表謚母趙等。悖禮愆常。不遜日甚。尊卑義阻。母子道絕。詔曰。妾之於女君。猶婦人事舅姑。君臣之禮。義無乖二。妾子之於君母。禮加如子之恭。何得黷我風政。可付宗正。依禮治罪。謚在母喪。聽音聲飲戲。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除通直散騎常侍。加龍驤將軍。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謚性嚴。暴虐下人。肅宗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帥檢覈。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謚聞而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之間。謚召近州夫。閉城四門。內外嚴固。搜掩城中。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衆遂大呼。屯門。謚怖登樓。毀梯以自固。土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

遊擊將軍王靖馳驛諭之。城人既見靖至。開門謝罪。奉送管籥。乃罷謚州。還除大司農卿。又除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謚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坐毆其妃。免官。後除都官尚書。加安南將軍。正光四年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賜帛五百匹。高陽王雍幹之母弟。啟論謚故。超贈假侍中。征南將軍。司州牧。謚曰貞景。

子毓。字子春。襲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宣恭。無子。詔以謚弟。獻子寘。字景融。爲後襲爵。及寘伯謙復封趙郡。改封平昌王。齊受禪。爵例降。

謚兄謙。字興伯。性平和。自通直正員郎。遷太子庶子。司空。司馬。鴻臚少卿。遷後將軍。肆州刺史。固辭不拜。改授平南將軍。光祿少卿。轉黃門侍郎。進號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出爲散騎常侍。中軍將軍。

相州刺史罷州除宗正卿都官尚書以親例封上蔡縣開國公食邑四百戶讓而不受莊帝初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食邑一千戶又加侍中諡本年長應襲王封其父靈王寵愛其弟謐以為世子莊帝詔復諡封趙郡王進號驃騎大將軍加開府遷司空公出帝時轉太保司州牧太尉公又遷大師錄尚書事孝靜初為大司馬三年薨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冀州刺史謐曰孝懿諡無他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

子煒襲齊受禪爵例降

謐弟譚頗強立少為宗室所推敬自羽林監出為高陽太守為政嚴斷豪右畏之肅宗初入為直閣將軍歷太僕宗正少卿加冠軍將軍元法僧外叛詔譚為持節假左將軍別將以討之徐州平遷光祿少卿行南兗州事征虜將軍涇州刺史入為武衛將軍尋詔

譚為都督以討杜洛周次於軍都為洛周所敗還除安西將軍秦

州刺史卒贈撫軍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諶弟讞為人貪暴無禮自羽林監遷司徒主簿肅宗時除正員郎稍遷左將軍太中大夫封平鄉縣開國男邑二百戶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景暄直閣將軍從出帝沒於關西

讞弟諶羽林監直閣將軍早卒贈帛五百匹贈鎮遠將軍恒州刺

史

後北史同

廣林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東大將軍為外都大官羽少而聰慧有斷獄之稱後罷三都羽為大理加衛將軍典決京師獄訟微有聲譽遷特進尚書左僕射又為太子太保錄尚書事高祖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人寧悅還領廷尉

廣林王

卿車駕既發。羽與太尉不留守。加使持節。語在不傳。高祖友愛諸弟。及將別。不忍早分。詔羽從至雁門。乃令羽歸。望其稱效。故賜如意。以表心。遷都議定。詔羽兼太尉。告于廟社。遷京之後。北蕃人夷。多有未悟。羽鎮撫代京。內外肅然。高祖嘉之。十八年春。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守治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去十五年中。在京百寮。盡已經考。爲三等。此年便是三載。雖外有成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詔曰。雖內考未宣。績已久著。故明堂月令載公卿大夫論考。屬官之治職。區分著三公。疑尚書三載殿最之義。此之考內。已爲明矣。但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爲躁也。每考之義。應在年終。既云此年。何得春初也。今始維夏。且待至秋。後高祖臨朝堂。議政事。謂羽曰。遷都洛陽事。

格天地。但汝之迷。徒未開沈鄩耳。朕家有四海。往來何難。朕初發洛陽。教示永壽。皆謂分別。比自來後。諸處分之事。已差前敕。今舉大功。寧爲虛費。且朕無周邵之弟。豈容宴安日逸。今便北巡。遷留之事。當稱朕懷。後高祖臨朝堂。謂羣臣曰。兩儀既闢。人生其間。故上天不言。樹君以代。是以書稱三考之績。禮云考成之章。自皇王以降。斯道靡易。朕以寡德。猥荷洪基。思與百辟。允釐庶務。然朕識乏知人。不能使朝絕素餐之譏。野無考盤之刺。夙宵寤寐。載懷休惕。卿等皆是朝賢國彥。匡弼是寄。各率乃心。以旌考績之義。如乖忠正。國有常刑。賢者雖疎。必進。不肖者雖親。必黜。顧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羽先呈廷尉五局司直。高祖曰。夫刑獄之難。實惟自古。必也斷訟。夫子所稱。然五局所司。專主刑獄。

比聞諸風聽多論五局不精。知人之難。朕豈獨決。當與羣臣同之。卿等各陳所聞。高祖謂羽及少卿鄧述曰。五局司直。卿等以何爲品。羽對曰。諸司直並簡聖心。往者百官初置。擢爲獄官。聽訟察辭。無大差越。所以爲二等者。或以視事甫爾。或以見機遲速。朝廷既有九品之制。故計其絲髮之差。以爲品第。統論所得。大都相似。高祖曰。朕頃年。以其人識見可取。故簡司獄官。小優劣不足爲差。然廷尉所司。人命之本。事須心平性正。抑彊哀弱。不避貴勢。直情折獄者。可爲上等。今正欲聽採風謠。虛實難悉。正欲不採事無所據。然人言惡者。未必是惡。言善者。不必是善。所以然者。或斷訟不避豪貴。故人以爲惡。或將勢抑賤。貴人以爲好。然關朕之聽。皆貴者言。是以遲迴三復。良由於此。局事須冰清玉潔。明揚褒貶。卿等旣是親典。邪正得失。悉所具之。可精辨以聞。鄧述對曰。陛下行賞得

人餘者甘心。若實不盡能。無以勸勵。如臣愚見。願不行賞。高祖曰。朕昔置此官。許三年考績。必行賞罰。旣經今考。若無黜陟。恐正直者莫肯用心。邪曲者無以改肅。自非釋之于公。何能盡其至理。雖不可精其微致。且望粗有殿最。請尚書更與羣官善量。所以高祖謂尚書等曰。朕仰纂乾構。君臨萬宇。往者稽古典章。樹茲百職。然尚書之任。樞機是司。豈惟總括百揆。緝和人務而已。朕之得失。寔在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言朕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又不賞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高祖又謂羽曰。汝之淺薄。固不足以況晉之巨源。考之今世。民斯下矣。汝始爲廷尉。及初作尚書。內外瞻望。以吾有弟。自往秋南。旆之後。近小人遠君子。在公阿黨。虧我皇憲。出入無章。動乖禮則。計汝所行。應在天下之第。高祖又謂羽曰。汝旣是宸極之弟。而居樞端之任。汝自在職。

以來功勤之績不聞于朝阿黨之音頻于朕聽汝之過失已備積於前不復能別叙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贄曰叔翻在省之初甚有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偽之心不能相導以義雖不成大責已致小罰今奪卿尚書令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贇曰卿夙德老成久居機要不能光贊物務獎勵同寮賊人之謂豈不在卿計叔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又為少師未允所授今解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叔父既非端右又非座元豈宜濫歸衆過也然觀叔父神志驕傲少保之任似不能存意可解少保謂長兼尚書于杲曰卿履歷卑淺超升名任不能勤謹夙夜數辭以疾長兼之職位亞正員今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為長

兼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滄曰卿始為守尚書未合考績然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為一省文學之士嘗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無所歸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羲受曰二丞之任所以協贊尚書光宣出納而卿等不能正心直言規佐尚書論卿之罪應合大辟但以尚書之失事鍾叔翻故不能別致貶責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復還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又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逋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脩如此之咎責在於卿今降為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謂諫議大夫李彥曰卿雖處諫議之官實人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為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等曰自建承華已經一稔然東宮之官無直言之士雖未經三載事須考黜肇及中舍人李平識學

可觀。可爲中安樂王。詮可爲下中解東華之任。退爲員外散騎常侍。馮夙可爲下下。免中庶子。免爵。兩任員外常侍如故。中舍人閻賢保可爲下下。退爲武騎常侍。又謂公孫良曰。頃年用人多乖。觀才之授。實是武人。而授以文官。黜同大例。於理未均。諸如此比。黜官如初。高祖引陸叡元贊等於前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朕聞此。深用撫然。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朕自行禮九年。置官三載。正欲開導。兆人致之禮教。朕爲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孫不免面牆也。陸叡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世知名。亦不可得也。高祖大悅。及五等開建。羽食渤海之東。光二千戶。車駕南伐。羽進號衛將軍。除使持節都督青齊光南青四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以留守代京之功。增邑五百戶。高祖幸羽第。與諸弟言

北人知書

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對曰。臣年爲廣陵兄。明爲廣陵弟。高祖曰。我爲汝兄。汝爲羽昆。汝復何恨。又曰。叔翻沈疴。絲悒。遂有辰歲。我每爲深憂。恐其不振。今得痊愈。晚成婚媾。且喜其吉慶。故命駕耳。高祖親餞之華林園。後詔羽曰。吾因天歷運。乘時樹功。開荆拓沔。威振楚越。時豎三炎。息駕汝頰。勢臨荆徐。聲遏江外。未容解甲。凱入三川。募兵脩律。俟秋方舉。海服之寄。故惟宗良。善開經策。寧我東夏。敬慎汝儀。勿墜嘉問。唯酒唯田。可不戒歟。加散騎常侍。進號車騎大將軍。餘如故。世宗卽位。遷司州牧。常侍如故。羽頰表辭牧。至于三四。詔不許。世宗覽政。引羽入內。面授司徒。羽辭曰。彥和本自不願。而陛下彊與。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李豫旣轉。取之無嫌。請爲司空。世宗猶彊焉。固辭。乃許之。羽先媼員外郎馮俊興妻。夜因私遊。爲俊興所擊。積日祕

恭即帝也

匿薨于府年三十二世宗親臨哀慟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三百斤大鴻臚護喪事大殮帝親臨之舉哀都亭贈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謚曰惠及葬帝親臨送子恭襲語在紀恭兄欣字慶樂性麤率好鷹犬肅宗初除通直散騎常侍北中郎將出為冠軍將軍荊州刺史轉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欣在二州頗得人和又為征東將軍太僕卿孝莊初封沛郡王邑一千戶後改封淮陽王出帝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除太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隨出帝沒於關中

欣弟承業普泰元年特封高密郡王食邑二千戶武定末金紫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而倜儻不恒高祖曰吾亦未能測此見之深

年器晚

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晚成也太和九年封潁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或說雍曰諸王皆待士以營聲譽王何以獨否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為諸王用聲名何為久之拜中護軍領鎮北大將軍改封高陽奉遷七廟神主於洛陽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戶車駕南伐雍行鎮軍大將軍總攝留事遷衛尉加散騎常侍除使持節鎮北將軍相州刺史常侍如故高祖誠雍曰相州乃是舊都自非朝賢德望無由居此是以使汝作牧為牧之道非難亦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便是難又嘗愛賢士存信約無用人言而輕與奪也進號征北大將軍世宗初遷使持節都督冀相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常侍如故雍在二州微有聲稱入拜驃騎大將軍司州牧世宗時幸雍第皆盡家人之禮遷司空公議定律令雍常入參大議轉太尉公加侍

中時雍以早故再表遜位優詔不許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世宗行考陟之法雍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之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既其以能進之朝伍或任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及於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非才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年課煩以少歲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又尋景明之格無折考之文正始之奏有與奪之級明參差之考非聖慈之心改典易常乃有司之意又尋考級之奏委於任事之手涉議科勤絕於散官之筆遂使在事者得展自勤之能散輩者獨絕披矜之所抑以上下之閑限以旨格之判致使近侍禁職他繁屈之辭禁衛武夫懷不申之恨欲尅平四海何以獲諸又散

官在直一玷成尤銜使愆失差毫卽坐徽纒所逮未以事閑優之節慶之賚不以祿微加賞非殿之犯未殊任事考陟之機推年不等臣聞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代何觀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依依楊柳以叙治兵之役霏霏雨雪又申振旅之勤若折往來日月便是採薇之詩廢杖杜之歌罷又任事之官吉凶請假定省掃拜動歷十旬或因患重請動輒經歲征役在途勤泰百倍苦樂之勢非任事之倫在家私閑非理務之日論優語劇先宜折之武人本挽上格者爲羽林次格者爲虎賁下格者爲直從或累紀征戍靡所不涉或帶甲連年負重千里或經戰損傷或年老衰竭今試以本格責其如初有爽於先退階奪級此便責以不衰理未通也又蕃使之入必抽朝彥或歷嶮于餘或履危萬里登有死亡之憂咸懷不返之感魂骨奉忠以尸將命先朝

賞格酬以爵品。今朝改式止及階勞折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獎勵皇華而敦崇四牡者也。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升一階。檢無愆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新除一日。同霑階榮。下第之人。同汎上涉。上第之士。由汎而退。臣又見部尉資品本居流外。刊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爲里巷多盜。以其威輕不肅。欲進品清流。以壓姦冗。甄深啟云。爲法者施而觀之。不便則改。竊謂斯言有可採用。聖慈昭覽。更高宰尉之秩。今考格始宣。懷怨者衆。臣竊觀之。亦謂不可有光國典。改之何難。世宗乃引雍共論時務。肅宗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栢堂。諮決大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爲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公主如故。別敕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

之恩怒。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黃門郎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欲殺雍。以問侍中崔光。光拒之。乃止。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爲冀州刺史。雍表曰。臣初入栢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每覽傷矜視之。慘目深知不可不能禁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內樞。兼戶師。傳宜保護聖躬。溫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以內外。朝謁簡絕。皇居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亦不預。出入栢堂。戶位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卿相。任情進黜。遷官授職。多不經旬。斥退賢良。專納心腹。威振百寮。勢傾朝野。臣見其如此。欲出忠爲雍州刺史。鎮撫關右。在心未行。反爲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臣之罪三也。先帝升遐。儲宮纂統。斯乃君父之恒謨。臣子之永則。加賞之義。自古無之。忠旣人臣。受恩先帝。喪禍之際。竭節

是常迎陛下於東宮。臣下之恒事。如其不爾。更欲何爲。而忠意氣
凌雲。坐要封爵。爾日抑之。交恐爲禍。臣以權臣所欲。不敢輒違。卽
集王公卿士。議其多少。清河王臣懌。先帝懿弟。識度寬明。臨衆唱
議。非以勤而賞之。憚違權臣之旨。望顏而授。臣知不可。因而從之。
臣之罪四也。忠秉權門下。且居宰執。又總禁旅。爲崇訓衛尉。身兼
內外。橫于宮掖。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必令三公會。期至旬日。所
以重死刑也。先帝登極。十有七年。細人犯罪。猶寬憲墨。朝廷貴仕。
不戮一人。今陛下踐阼。年未半周。殺僕射尚書。如天章。是忠秉權矯
旨。擅行誅戮。臣知不能救。臣之罪六也。臣位荷師相。年未及終。難
恕之罪。顯露非一。何情以處。何顏以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反
私門。伏聽司敗。靈太后感忠保護之勲。不問其罪。增雍封一千戶。
除侍中太師。又加使持節。以本官領司州牧。表請。上公以下賤

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
綾綺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
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也。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
錄尚書事。雍頻表辭遜。優答不許。詔侍中敦諭。詔雍朝夕侍講。肅
宗覽政。除使持節。司州牧。侍中太師。錄尚書。如故。肅宗加元服。雍
兼太保。與兼太尉。崔光攝行冠禮。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
丞相。給羽葆鼓吹。倍加班劍。餘悉如故。又賜帛八百匹。與千人供具。
倭令遠拜。詔雍依齊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
禮總攝內外。與元義同決庶政。歲祿萬餘粟。至四萬。伎侍盈房。諸
子璫冕榮貴之盛。昆弟莫及焉。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妹。
甚有色寵。欲以爲妃。世宗初。以崔氏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
乃聽許。延昌已後。多幸伎侍。近百許人。而疎棄崔氏。別房幽禁。不

得關豫內政。僅給衣食而已。至乃左右無復婢使。子女欲省其母。必啟聞許。乃得見。未幾。崔暴薨。多至雍毆殺之也。靈太后許賜其女。妓未及送之。雍遣其閹豎丁鵠。自至宮內。科簡四口。官宋本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孝昌初。詔曰。比相府弗開。陰陽未變。王秉哲居宗勳。望隆重。道庇蒼生。威被華裔。體國猶家。匪躬在節。可開府置佐史。尋罷司徒。以爲丞相府。孝莊初。余朱榮欲害朝士。遂云雍將謀逆。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相國。謚文穆王。雍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爲時情所推。旣以親尊。地當宰輔。自熙平以後。朝政褫落。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及清河王懌之死。元義專政。天下太責歸焉。

嫡子恭。字昌。頗有時譽。爲中書侍郎。尋遷通直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太常卿。與雍同時遇害。追贈侍中。特進。驃騎大將軍。太尉。公武。

州刺史高陽王。謚曰文孝。

子斌。襲武定中。官至尚書右僕射。齊受禪。爵例降。

恭兄端。字宣雅。美容貌。頗涉書史。起家散騎侍郎。累遷通直常侍。鴻臚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出爲安東將軍。青州刺史。是時蕭衍遣將寇逼徐揚。除端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使持節。東南道大使。處分軍機。賊平。拜鎮軍將軍。兗州刺史。俄而行將復寇。徐兗圍逼州城。端率在州文武拒守得全。以功封安得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戶。還除都官尚書。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峻。襲爵。齊受禪。例降。

恭弟獻。字子哲。輕忽榮利。愛翫琴書。起家拜通直散騎侍郎。遷衛尉少卿。轉光祿少卿。封濟北郡王。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雍州刺史。

子徽普泰中襲爵起家通直郎武定五年坐與元瑾等謀反伏法
獻弟誕字文發少聰慧有風儀起家通直郎遷中書侍郎通直散
騎常侍封新陽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加龍驤將軍進封昌樂王
食邑七百戶遷平南將軍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孝靜初拜侍中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司州牧天平三年薨贈使持節侍中太保司
徒公尚書令將軍牧如故謚曰文獻無子以斌第一子子亮為後
誕弟勒義勒义弟亘亘弟伏陀伏陀弟彌陀彌陀弟僧育僧育弟
居羅出帝初勒义封陽平縣亘封濮陽縣伏陀封武陽縣彌陀封
新陽縣僧育封頓丘縣居羅封衛縣並開國伯食邑四百戶天平
中並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僧育走關西國除其餘齊受禪爵例
降。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北大將

軍後拜光祿大夫解侍中將軍又兼侍中從高祖南伐為散騎常
侍高祖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
高宗射銘之所高祖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唯詳箭不
及高宗箭所十餘步高祖嘉之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為制五
等開建食邑二千戶遷侍中轉祕書監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
守給鼓吹一部甲仗三百人兼督營構之務高祖賜詳璽書曰比
遊神何業也丘墳六籍何事非娛善正風猷肅是禁旅詳後朝於
行宮高祖引見之詳慶平河北高祖曰朕以畿南未清神麾暫動
河北數城並皆柔服此乃將士之效非朕之功詳對曰陛下德邁
唐虞功微周漢自南之風於是乎始詳還洛高祖餞之詔詳曰昔
者淮夷叛命故有三年之舉鬼方不令乃致淹載之師況江吳竊
命于今十紀朕必欲蕩滌南海然後言歸今夏停此故與汝相見

善守京邑。副我所懷。趙郡王幹薨。以詳行司州牧。除護軍將軍。兼尚書左僕射。高祖臨崩。顧命詳爲司空輔政。世宗卽位。以詳有營構之勤。增邑一千戶。詳以帝居諒闇。不受。世宗覽政。遷侍中大將軍。錄尚書事。咸陽王禧之謀反也。詳表求解任。詔曰。一人之身。愆不累德。形乖性別。忠逆固殊。是以父殲于興。義高唐世。弟戮兄登。迹顯周魯。禧之與國。異體同氣。旣肆無君之逆。安顧弟友之親。叔父忠顯。二朝誠貫。廟社寔曷。贊冲昧保。又鴻猷豈容以微介之慮。忘阿衡之重。貂章卽已救還。願不再述。祚屬眇躬。言及斯事。臨紙慙恨。惋慨兼深。詳重表陳解。詔復不許。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詳固辭。詔遣敦勸。乃受。詳與八座奏曰。竊惟姦劫難除。爲蠹日久。羣盜作患。有國攸病。故五刑爲用。猶陷觸網之誅。道幾勝殘。寧息狗竊之響。是以班制垂式。名爲治本。整綱提目。政之十

要。謹尋奪祿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守。或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掩沒。設有賊發。隱而不言。或以劫爲偷。或遇掠成盜。更令賊發難知。攘竊惟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期月之宰。附條貶黜。郡靡歲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昔黃龔變風。不由削祿。張趙稱美。豈憚貶退。然緩導之體。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慎官。依律劾禁。不宜輕改法令。削黜羣司。今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勵已公清。賞有常典。風謠贖贖。案爲考第。世宗從之。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庭中桐樹六十圍。倒立本處。初世宗之覽政也。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爲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世宗講武於鄴。詳與右僕射高肇領軍于勁。留守京師。初太和未詳。以少弟延愛。景明初。復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百寮憚之。

而貪冒無厭多所取納公私營販侵剝遠近嬖狎羣小所在請託
珍麗克盈聲色侈縱建飾第宇開起山池所費巨萬矣又於東掖
門外大路之南驅逼細人規占第宅至有喪柩在堂請延至葬而
不見許乃令輿觀巷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亦助爲威虐親
命毆擊怨響嗷嗷妃宋王劉昶女不見答禮寵妾范氏愛等伉儷
及其死也痛不自勝乃至墓訖猶毀隧視之表請贈平昌縣君詳
又蒸於安定王熒妃高氏高氏卽茹皓妻姊嚴禁左右閉密始末
詳旣素附於皓又緣姪好往來稠密皓之取妻也詳親至其家忻
飲極醉詳雖貪侈聚斂朝野所聞而世宗禮敬尚隆憑寄無替軍
國大事總而裁決每所敷奏事皆協允詳常別住華林園之西隅
與都亭宮館密邇相接亦通後門世宗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其
寵如此又詳拜受因其私慶啟請世宗世宗頻幸南第御其後堂

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
觴祝言願官家千萬歲壽歲一至妾母子合也初世宗之親政
也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
遑迫以爲詳必死亦乘車傍路哭而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
今而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婦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
盛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爲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爲逆亂于
時詳在南第世宗召中尉崔亮入禁赦糾詳貪媾及茹皓劉胄常
季賢陳掃靜等專恣之狀亮乃奏詳貪害公私媾亂典禮朝廷比
以軍國費廣禁斷諸蕃雜獻而詳擅作威令命寺署酬直驅奪人
業崇侈私第蒸穢無道失尊卑之節廢敗憲章虧風教之紀請以
見事免所居官爵付鴻臚削奪輒下禁止付廷尉治罪并劾皓等
夜卽收禁南臺又虎賁百人圍守詳第慮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郭

翼開金墉門馳出諭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見翼頓首號泣不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請至耳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實愛之果爲取受吾何憂乎私以自寬至明皓等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之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官防甚嚴終夜擊柝列坐圍守外內不通世宗爲此不幸園十餘日徙詳就太府寺圍禁彌切詔曰王位兼台輔親懿莫二朝野屬賴具瞻所歸不能勵德存道宣融軌訓方乃肆茲貪覲穢暴顯聞遠負先朝友愛之寄近乖家國推敬所期理官執憲寔合刑典天下爲公豈容私抑但朕諸父傾落存者無幾便極逮坐情有未安可免爲庶人別營坊館如法禁衛限以終身邦家不造言尋感慨遂別營館於洛陽縣東北隅二旬而成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數人陰結黨輩欲以劫出詳密抄

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王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攬得呈奏至夜守者以聞詳哭數聲而暴死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遷居南宅五日一來與其相見此夜母妻不在死於婢手中至明告其凶問詔曰北海叔奄至傾背痛慕抽慟情不自任明便舉哀可敕備辦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給東園祕器賄物之數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也乃以蒸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苦切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忽共許高麗婢姦通令致此罪我得高麗當噉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腳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令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瘡膿詳苦杖十餘日乃能立又杖其妃劉氏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也而不檢校夫婿婦人皆妬獨不妬也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無定

名遠近歎怪之。停殯五載。永平元年十月，詔曰：故太傅北海王體自先皇特鍾友愛，受遺訓輔沖昧，攸託不圖，暮節晦德，終缺哀榮。便可追復王封。尅日營厝，少慰幽魂。以旌陰凝，賊謚曰平王。

子顥，字子明，襲少慷慨，有壯氣。除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轉宗正卿、光祿大夫、長兼宗正卿、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轉都官尚書。加安南將軍，出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徐州刺史，尋爲御史。彈劾除名。其後賊帥宿勤明達叱千騏驎等寇亂幽華諸州，乃復顥王爵。以本將軍加使持節，假征西將軍、都督華、關、東、秦諸軍事，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達。顥轉戰而前，頻破賊衆，解幽華之圍，以功增封八百戶。進號征西將軍，又除尚書右僕射，持節行臺、都督如故。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餘如故。值蕭寶夤等大敗於平涼，顥亦奔還京師。於時葛榮南進，稍逼鄴城。武泰初，以顥爲侍中、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以禦榮。顥至汲郡，屬余朱榮入洛，推奉莊帝，詔授顥太傅、開府侍中、刺史。王並如故。顥以葛榮南侵，余朱縱害，遂盤桓顧望，圖自安之策。先是，顥啟其舅范遵爲殷州刺史，遵以葛榮充逼未得行，顥令遵權停於鄴。顥旣懷異謀，乃遣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爲己表裏之援。相州行臺甄先受朝旨，委其守鄴。知顥異圖，恐遵爲變，遂相率廢遵，還推李神攝理州事。然後遣軍候顥逆順之勢。顥以事意不諧，遂與子冠受率左右奔於蕭衍。顥見衍泣涕自陳，言辭壯烈，衍奇之，遂以顥爲魏主，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號孝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爲都督，於考城拒之。爲顥所擒，又尅行臺楊昱於滎陽，余朱世隆自虎牢走退。莊帝北幸，顥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顥以數千之衆，轉戰輒尅，據有都邑，號令自己。天

下人情想其風政而自謂天之所授頗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凌竊市里朝野莫不失望時又酷斂公私不安莊帝與余朱榮還師討顥自於河梁拒戰王師渡於馬渚寇受戰敗被擒因相繼而敗顥率帳下數百騎及南兵勇健者自輟轅而出至臨潁顥部騎分散爲臨潁縣卒所斬出帝初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司馬冀州刺史武定中子娑羅襲齊受禪爵例降

顥弟瑱字寶意起家爲通直郎轉中書郎歷武衛將軍光祿少卿黃門郎出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爲大宗正卿封平樂縣開國公食邑八百戶莊帝初拜侍中車騎將軍封東海王食邑千戶俄遷中書監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又拜車騎大將軍加侍中瑱

無他才幹以親屬早居重任兄瑱入洛成敗未分便以意氣自得爲時人所笑顥敗潛竄爲人執送斬於都市出帝初贈侍中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尚書令雍州刺史子衍襲爵武定中通直散騎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顯祖諸子俱聞道於太和之日咸陽望重位隆自猜謀亂趙郡愆於王度終謚曰靈廣陵夙稱明察不幸中天惜矣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孝昌之叛蓋不足以責之北海義昧鵠鶴奢淫自喪雖禍由閒言亦自貽伊戚顥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

鳳凰

鳳凰

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下

彭城王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羣。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征西大將軍。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顯祖崩。及有所知。啟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瘠三年。弗參吉慶。高祖大奇之。敏而耽學。不舍晝夜。博綜經史。雅好屬文。高祖革創。解侍中將軍。拜光祿大夫。復除侍中。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以勰行撫軍將軍。領宗子軍。宿衛左右。開建五等。食邑二千戶。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高祖與侍臣。升金墉城。顧見後堂梧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對曰。鳳凰應德而來。豈竹梧桐能降。高祖曰。何以

言之。勰曰：昔在虞舜，鳳凰來儀，周之興也。鸞鷟鳴於岐山，未聞降
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宴移
於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曰：向宴之始，君臣肅然，及將未也，醞情
始暢，而流景將頽，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觀桐葉之
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
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詔詩。至勰詩，高祖乃爲
之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
舉，非私也。勰對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
令譽。高祖曰：雖琢一字，猶是王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
蔽，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勰表解侍中，詔曰：蟬貂之美，
待汝而光，人之乏之，秋何容方退也。克念作聖，庶必有資耳。後幸代
都，次於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時高祖進繖，遂行。

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
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時勰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
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大笑，
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詔曰：弟勰所生母潘，早齡謝世，顯號未加，
勰禍與身俱痛，隨形起。今因其展思，有足悲矜，可贈彭城國太妃，
以慰存亡。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高祖南討漢陽，假勰中軍大將，
軍加鼓吹一部。勰以寵受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疎而兩並異，
同而建此，旣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
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非獨曹植遠羨於臣，是亦陛下踐
魏文而不顧。高祖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各相忌，吾與汝以道德
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汝但克己復禮，更何多及。高祖親講喪服
於清徽堂，從容謂羣臣曰：彥和、李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纓紱，失過

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疎抑而不許
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傳說將臨講坐慙戰交情
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陛下聖叡淵明事
超百代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沔北賜帛三千匹除使持
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又詔曰明便交敵可敕將
士肅爾軍儀總於是親勒大眾須臾有二大鳥從南而來一向行
宮一向府幕各爲人所獲總言於高祖曰始有一鳥望旗躡仆臣
謂大吉高祖戲之曰烏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爾
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高祖曰
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
哉斯言總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高祖令總爲露布總辭曰臣
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必須宣揚威略以示天下臣小才

豈足大用高祖曰汝豈獨親詔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
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爲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
能辨之總對曰子夏被蚩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高
祖爲家人書於總曰教風密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勸何以敬
諸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
足師範屢有口敕仍執冲遜難違清挹在再至今宗制之重捨汝
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別肅治之
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厲庶有勸改吾朝聞夕
逝不爲恨也總翌日面陳曰奉詔今專主宗制糾舉非違臣聞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臣處宗乏長幼之順接物無
國士之禮每因啟請已蒙哀借不謂今詔終不矜免猶願聖慈賜
垂蠲遂高祖曰汝諧往欽哉總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以裨軍

國詔曰。割身存國。理爲遠矣。但汝亦我。乃減已助國。職俸便停。親國二事。聽三分受一。高祖不豫。總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徐謩當世之上醫也。先是假還洛陽。及召至。總引之別所。泣涕執手。而謂之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氣力危憊。願君竭心專思方治。若聖體日康。令四海有賴。當獲意外之賞。不然。便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存亡由此。君其勉之。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謩便欲進治。總以高祖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總乃密爲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顯祖。請命乞以身代高祖。翊日有瘳。損自懸瓠。幸鄴。總常侍坐輿。晝夜不離於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勲之禮。命舍人宣旨。總翼弼六師。纂戎荆楚。馭北之勲。每毗廟筭。從討新野。有克城之謀。受命鄧城。致大捷之效。功爲羣將之最也。別

契闊

當授賞。不替厥庸。高祖謂總曰。吾與汝等。早罹艱苦。中逢契闊。每謂情義隨事而疎。比纏患經歲。危如寒葉。非汝孔懷。情敦忠孝。孰能動止躬親。必先藥膳。每尋此事。感思殊遠。總悲泣對曰。臣等宿遭不天。酷恨長世。賴陛下撫育。得參人伍。豈謂上靈無鑒。復使聖躬違和。萬國所懸。蒼生繫氣。寢興之勞。豈申荼蓼。以破慧景等勲。增邑五百戶。又詔曰。朕形疲稚年。心勞長歲。積思成病。頓發汝賴。第六弟總。孝均周弟。感侔姬旦。遺食捨寐。勸止必親。敦醫勸膳。誠力俱竭。致茲保康。實賴同氣。又秉務緝政。百司是憑。綱維折衷。萬揆獲濟。撫師於霖浩之辰。處戎於荐逼之日。安外靜內。功臣大道。侍省之績。可以孔懷。無褒翼亮之勤。實乃勲存社稷。宜有酬賞。以旌國功。可增邑一千戶。總辭曰。臣受遇緣親。榮枯事等。以此獲賞。殊乖情願。乞追成旨。用息謗言。詔曰。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比來

勤憂足布朝野。但可祇膺。尋以勰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蕭寶卷將陳顯達內寇。高祖復親討之。詔勰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是時高祖不豫。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六軍須有所託。事不兩興。情力又竭。更請一王。總當軍要。高祖曰。戎務侍疾。皆憑於汝。牽病如此。吾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便。請人以違心。寄宗祏所賴。唯在於汝。諸葛孔明。霍子孟。異姓受託。而況汝乎。行次清陽。高祖謂勰曰。吾患轉惡。汝其努力。車駕至馬圈。去賊營數里。顯達等出戰。諸將大破之。勰部分諸軍。將攻賊壘。其夜奔退。高祖疾甚。謂勰曰。脩短命也。死生大分。今吾氣力危。儼當成不濟矣。雖敗顯達。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社稷所仗。唯在汝身。霍子孟以異姓受付。況汝親賢。可不勉也。勰泣曰。士於布衣。猶爲知己。盡命況臣。託靈先皇。聯輝陛下。誠應竭股肱之力。加

之以忠貞。但臣出入喉膺。每跨時要。及於寵靈輝赫。聞之遐邇。復參宰匠。機政畢歸。震主之聲。見忌必矣。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忌。陛下愛臣。便爲未盡始終之美。臣非所以惡華捐勢。非所以辭勤請逸。正希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念愚臣。忘退之禍。高祖久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汝爲孝子。勿違吾敕。及高祖崩。子行宮。遇秘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爲計。奉遷高祖於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得加斂。觀還載臥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

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世宗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世宗卽位勰跪授高祖遺敕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爲變停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勸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高祖不豫勰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於衣帶罕解亂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以遷怒勰每被誚言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顏悉心多所匡濟及高祖昇遐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洩漏致有逼迫勰內雖悲慟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也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竊懷防懼而勰推誠盡禮卒無纖介勰上高祖謚議謹案謚法協時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仰惟大行皇帝義實該之宜上尊號爲孝文皇帝廟曰高祖陵曰長陵世宗從之旣葬世

宗固以勰爲宰輔勰頻口陳遺旨請遂素懷世宗對勰悲慟每不許之勰頻煩表聞辭義懇切世宗難違遺敕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幽瀛營安平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又面申前意世宗固執不許乃述職尚書令王肅等奏臣等聞旌功表德道貴前王庸勲親親義高盛典是故姬旦翼周光宅曲阜東平宰漢寵絕列蕃彭城王勰景思內昭英風外發協廓乾規掃氛漢沔屬先帝在天鳳旌旋旆靜一六師肅寧南服登聖皇於天衢開有魏之靈祐論道中鉉王猷以穆七德丕宣九功在詠臣等參詳宜增邑一千五百戶詔曰覽奏倍增崩絕未足以上酬勲德且可如奏勰頻表固讓世宗許之世宗與勰書曰格宋本諱奉辭暨今悲戀哽咽歲月易遠便迫暮冬每思聞道奉承風教父旣辭榮閑外無容頓違至德出蕃累朔荒

馳寔深。今遣主書劉道斌奉宣悲戀。願父來望。必當屆京。展洩哀窮。指不云遠。總乃朝於京師。景明初。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詔總都督南征諸軍事。餘官如故。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詔曰。五教治樞。古難其選。自非親賢兼切。莫應斯舉。王以明德懋親。任屬保傅。出居蕃陝。入御宸章。內外克諧。民神攸屬。今董率戎麾。威號宜重。可復授司徒。以光望實。又詔總以本官領揚州刺史。總簡刑導禮。與民休息。州境無虞。遐邇安靜。揚州所統建安戍主胡景略。猶爲寶卷拒守。不下。總水陸討之。景略面縛出降。自總之至壽春。東定城戍。至於陽石。西降建安。山蠻順命。斬首獲生。以數萬計。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餘如故。增邑八百戶。又寶卷遣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水軍相繼。二百餘里。總部分將士分攻諸營。伯之胡松率衆出戰。諸將擊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等僅以身免。屯於烽火。總又分命諸將頻戰。伯之計窮。竄遁淮南。平。詔曰。王戚尊上。輔德勲莫二。孤心昧識。訓保攸憑。比以壽春初開。鎮壓任重。故令王親董元戎。遠撫淮外。冒茲炎蒸。衡蓋飄颻。經路踰時。必有虧損。淹違詣覲。夙夜係情。兼制勝宣規。威效兼著。公私允稱。義所欽嘉。雖凱旋有期。無申延屬。可遣給事黃門侍郎鄭道昭。就彼祇勞。徵總還朝。總政崇寬裕。絲毫不犯。淮南士庶追其餘惠。至今思之。初。總之定壽春也。獲蕭寶卷汝陰太守王果。豫州治中庾稷等數人。總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閒進曰。果等契濶生平。皓首播越。顧瞻西夕。餘光幾何。今遭聖化。正應力茲愚老。申展尺寸。但在南百口。生死分張。乞還江外。以申德澤。總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殿下賜處。有過國士。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爲遠人所懷。如此。總至京師。世宗臨

東堂引見詔總曰比鳳凰未一疑蒼黎二化故仰屈尊讓綏懷邊附而寇豎昏迷敢鬪淮楚叔父英略高明應機殄定凱旋今辰伏慰悲佇總謝曰臣忝充戎帥撫安新故而不能宣武導恩威懷遐邇致小豎伯之驅率蟻徒侵擾邊堡非唯仰慙天顏實亦俯愧朝列春秋責帥臣實當之賴陛下慈深捨過故使愚臣獲免罪責總頓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總雅好恬素不以勢利嬰心高祖重其事幹繁維不許雖臨崩遺詔復世宗留連每乖情願常悽然歎息以詔旨殷勤僂俛應命時咸陽王禧漸以僑矜頗有不法比海王詳陰言於世宗世宗深忌之又言總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世宗遵高祖遺敕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爲恒州非烈情願固彊之烈深以爲忿烈子忠嘗在左右密令忠言於世宗云諸王等意

不可測宜廢之早自覽政時將禱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世宗遣于烈將宿衛壯士六十餘人召禧總詳等引入見之於光極殿世宗謂總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冲操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今遂叔父高蹈之意總謝曰先帝不以臣虛薄曲垂罔已之澤出入綢繆公私無捨自陛下龍飛九五屢求解落既爲宰輔所抑亦不爲陛下所許先歲夏中重塵天聽時蒙優借出爲定州往年還洛陽敕總戎淮肥雖無功效幸免罪戾云歸未幾復委臣以非據之任臣頻煩于請具簡聖聽陛下孝深無改仰遵先詔上成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惟今往悲喜交深乃詔曰王宿尚閑靜志捐世務先帝愛亮之至弗奪此情遺敕炳然許遂冲退雅操不移朕亦未敢違奪今乃釋位歸第丘園是營高尚之節確爾貞固賁履之操邈焉難追而王宅初構財力多闕成立之期歲月莫就

可量遣工役分給材瓦。稟王所好。速令制辦。務從簡素。以稱王心。總因是作蠅賦。以諭懷惡。讒構也。又以總為太師。總遂固辭。詔曰。蓋二儀分象。君臣之位形焉。上下既位。唱和之義生焉。自古統天位主。曷嘗不賴明師。仗賢輔而後燮和。陰陽。彝倫。民物者哉。往而不返者。先民誠有之。斯所謂獨善其身。而亂大倫。山林之士耳。賢人君子。則不然也。屈己以安民。艱身以濟物。所謂以先知覺後知。同塵而與天下俱潔者也。朕猥以冲年。纂臨寶曆。實賴叔父匡濟之功。誠宜永兼將相。以綱維內外。但逼奪先旨。憚違冲挹。俛志割心。以遂高素。自比水旱乖和。陰陽失序。是以屈王論道。庶燮茲玉燭。且師宰從容。無廢清尚。故周且復辟。而居之。尚父期頤。以終位。王義兼家國。理絕獨高。可遣侍中敦諭。世宗又修家人書於總曰。言奉還告承猶執冲深實闇寡政術多疵。匡弼之寄。仰屬親

尊。父德望兼重。師訓所歸。豈得近遺家國。遠崇清尚也。便願紆降。時副傾注之心。總不得已而應命。世宗後頻幸總第。及京兆廣平。暴虐不法。詔宿衛隊主率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其第。總上表切諫。世宗不納。總既無山水之適。又絕知己之遊。唯對妻子鬱鬱不樂。議定律令。總與高陽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議軌制。應否之宜。而總夙侍高祖。兼聰達博聞。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加以美容貌。善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又加侍中。總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三十卷。名曰要略。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宴處。亦無慢色惰容。愛敬儒彥。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為冀州樂陵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從之。尚書令高肇性既兇復。賊害賢俊。又肇之兄女入為夫人。

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爲后。總固執以爲不可。肇於是屢譖總於世宗。世宗不納。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總。北與愉通。南招蠻賊。總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閣高祖珍。希肇提攜。構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世宗。暉不從。令左衛元珍言之。世宗訪之於暉。暉明總無此。世宗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爲證。世宗乃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總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總妃方產。總乃固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乃令命駕。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進。遂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總來遲。乃令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齎毒酒而至。總曰。吾忠於朝廷。何罪見殺。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王但飲酒。總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求與告我罪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鑿築。

總二下。總大言曰。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以刀鑿築總。總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屍。輿從屏門而出。載屍歸第。云王因飲而薨。總妃李氏司空冲之女也。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知有報應焉。世宗爲舉哀於東堂。給東園第一祕器朝服一襲。賻錢八十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大鴻臚護喪事。總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百姓寃之行。路士女流涕而言曰。高令公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追崇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侍中。太師。王如故。給鑿輅九旒。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總謚曰。王挺德弱齡。誕資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卓爾之操。發自天然。不羣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參政務。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教。漢北告危。皇赫問罪。王內親藥膳。外總六師。

及宮車晏駕。上下哀慘。奮猛銜戚。英略潛通。翼衛靈輿。整戎振旅。歷次宛謝。迄于魯陽。送往奉居。無慙周霍。稟遺作輔。遠至邇安。分陝恒方。流詠燕趙。廓靖江西。威懾南越。入釐百揆。庶績咸熙。履勤不憚。在功愈挹。溫恭愷悌。忠雅寬仁。與居有度。善終篤始。高尚厥心。功成身退。義亮聖衷。美光世典。依謚法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謚曰武宣王。及莊帝卽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爲文穆皇后。遷神王於太廟。廟稱肅祖。語在臨淮王彧傳。前廢帝時。去其神王。

嫡子劭。字子訥。襲封善武。藝少有氣節。肅宗初。蕭衍遣將犯邊。劭上表曰。僞豎遊魂。闕覲邊境。勞兵兼時。日有千金之費。臣仰藉先資。紹饗厚秩。思以埃塵。用禪山海。臣國封徐州。去軍差近。謹奉粟九千斛。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而不

許之。起家宗正少卿。又除使持節。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于時齊州民劉均。房頃等。扇動三齊。蕭衍遣將彭城郡王辯等。搔擾邊陲。劭頻有防拒之效。孝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有異志。爲安豐王延明所啟。乃徵入爲御史中尉。莊帝卽位。尊爲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謚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爲文恭皇后。有二子。

韶。字世胃。襲武定末。司州牧。齊受禪。爵例降。

韶弟襲。字世紹。武定初。封武安王。邑一千戶。武定末。中書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劭兄子直。字方言。少知名。爲清河文獻王所賞愛。起家除散騎侍郎。轉中書侍郎。後除通直散騎常侍。遷給事黃門侍郎。靈太后詔曰。故太師彭城武宣王道隆德盛。功高微管。協契先朝。導揚末命。

扶痾濟難。効漢北之誠。送往奉居。盡魯南之節。宗社賴之以安。皇基由之永固。而謙光守約。屢擢增邑之賞。辭多受少。終保初錫之封。非所謂追舊報恩。念勲酬德者也。可以前後所封戶。別封三子。爲縣公。食邑各一千戶。庶以少慰仁魂。微申朝典。

子直封真定縣開國公。出爲冠軍將軍。梁州刺史。未幾遇患。優游南鄭。無他政績。徵還京師。病卒。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孝莊踐阼。追封陳留王。邑二千戶。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太尉。加前後部羽葆鼓吹。

子寬字思猛。襲王爵。除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尋除侍中。撫軍將軍。永安三年。公朱兆害之於晉陽。無後。國除。出帝初。追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齊濟三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青州刺史。重贈司徒公。

弟剛字金明。莊帝初。封浮陽王。邑千戶。武定末。宗正少卿。齊受禪。爵例降。

剛弟質。莊帝初。林慮王。邑千戶。永安三年。薨。出帝時。贈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劭弟子正。美貌。性寬和。肅宗初。封霸城縣公。邑一千戶。歷散騎侍郎。太常少卿。莊帝卽位。除尚書令。封始平王。與兄劭俱遇害。贈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相王如故。鑿輅九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一百人。謚曰貞。

子欽字世道。襲武定中散騎侍郎。齊受禪。爵例降。史臣曰。武宣王。孝以爲質。忠而樹行。文謀武略。自得懷抱。綢繆。太和之世。豈徒然哉。至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且匪他。之義。霍光異姓之誠。事兼之矣。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間言一入。卒

不全志鳴呼周成漢昭亦未易遇也。

魏書卷二十一 下 獻文六王列傳第九 下 終

魏書卷二十二

孝文五王列傳第十

廢太子

京兆王

清河王

廣平王

汝南王

孝文皇帝七男。林皇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文穆王懷。表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水獻王懌。汝南文宣王悅。鄭充華。生皇子怱。未封。早夭。

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年四歲。太皇太后親為立名。恂字元道。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

西魏書卷二十二

西魏書卷二十一

癸丑立恂爲皇太子。及寇恂於廟。高祖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誠以冠義曰：夫冠禮表之百代。所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能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然母見必拜。兄弟必敬。責以成人之禮。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禮。高祖皆爲定。及恂入辭。高祖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壤。朕旣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爲子之情。汝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訊。在途當溫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高祖每歲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高祖幸崧岳。恂留守金墉。於西掖門內。與左右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

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夜得寧靜。次明尚書陸瑋。馳啟高祖於南。高祖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成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羣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冲並免冠稽首而謝。高祖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古人有言：大義滅親。今恂欲違父背尊。跨據恒朔。天下未有無父國。何其包藏心與身俱。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脫待我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爲庶人。置之河陽。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饑寒而已。恂在困躓。頗知咎悔。恒讀佛經。禮拜歸心於善。高祖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乘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高祖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與成陽王禧奉詔齎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十五。殮以麤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

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嘗廷尉稱恂前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爲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歸。高祖在鄴。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繫。暴病數日死。初高祖將爲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爲娉彭城劉長文。滎陽鄭懿女爲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高祖泛舟天淵池。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爲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傳曰。晝以訪事。夜以安身。太子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晝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高祖以光言爲然。乃不令恂晝入內。無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軍府長史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世宗初爲護軍。

將軍。世宗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宮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世宗每日華林戲射。衣衫騎從。往來無間。遷中書監。世宗爲納順皇后妹爲妃。而不見禮答。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揚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爲之養父。就之禮逆。產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宮。毀擊之。彊令爲尼於內。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久無所誕。乃上表勸廣嬪侍。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雋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晏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王懷頗相夸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世宗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始愉自以職求侍要。旣勢劣二弟。潛懷愧恨。頗見言色。又以幸妾屢被頓。

辱內外離抑。及在州謀逆。愉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謀殺害王上。於是遂爲壇於信都之南。柴燎告天。卽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爲皇后。世宗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李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攜李手。盡其私情。雖鑱繫之中。飲食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目見於至尊。於是歔歔流涕。絕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斂以小棺瘞之。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子寶月。襲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寶月弟寶炬。輕躁薄行。耽淫酒色。孝莊時。特封南陽王。從出帝沒於關西。宇文黑獺害出帝。寶炬乃僭大號。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和二十一年。封世宗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旣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懌恐不免。肇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涓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世宗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宣尼以爲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爲至誠。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

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世宗笑而不應。肅宗初遷太尉侍中如故。詔懌裁門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優重。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眾之科。禮絕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靈太后以懌肅宗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竭力匡輔。以天下為己任。領軍元義。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懌裁之以法。每抑黜之。為義所疾。又黨人通直郎宗準。愛希義旨。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乃得雪釋焉。懌以忠而獲謗。

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為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焉。正光元年七月。又與劉騰逼肅宗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後宮。囚懌於門下省。誣懌罪狀。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喪。為之劈面者數百人。

廣平王懷關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禁其出入。令四門博士董徵授以經傳。世宗崩。乃得歸。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為性不倫。倣儻難測。悅妃閻氏。即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木之屬。時輕與出。採芝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稻。唯食麥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悅之出也。妃住於別第。靈太后敕檢問之。引入窮悅事故。妃病杖伏牀。瘡尚未愈。太后因悅之杖。妃乃下令禁斷。令諸親王及

三蕃其有正妃疾患百日已上皆遣奏聞若有猶行捶撻就削封位及清河王懌爲元義所害悅了無讎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佞又大喜以悅爲侍中太尉臨拜日就懌子亶求懌服翫之物不時稱旨乃召亶杖之百下亶居廬未葬形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關仍呼阿兒親自循撫關悅爲大劉確置於州門盜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異事姦偷畏之而斃息及余朱榮舉兵向洛既憶入關疑俄而聞榮肆毒於河陰遂南奔蕭衍衍立爲魏主號年更興衍遣其將軍王僧辯送置於境上以覲侵逼及齊獻武王旣誅榮以悅高祖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悅旣至清狂如故動爲罪失不可扶持乃止出帝初除大司馬卒

列傳第十一

衛操

莫合

劉庫仁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征北將軍衛瓘以操爲牙門將數使於國頗自結附始祖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十數人同來歸國說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於是晉人附者稍衆桓帝嘉之以爲輔相任以國事及劉淵石勒之亂勸桓帝匡助晉氏東嬴公司馬騰聞而善之表加將號稍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桓帝崩後操立碑於大邗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言桓穆二帝馳名域外九譯宗焉治國御衆威禁大行聲著華裔齊

光純靈智深謀遠窮幽極明治則清斷沉浮得情仁如春陽威若
秋零彊不凌弱隱恤孤糒道教仁行化而不刑國無姦盜路有頌
聲自西訖東變化無形威武所向下無交兵南壹王室北服丁零
招諭六狄咸來歸誠超前絕後致此有成奉承晉皇捍禦邊疆王
室多難天網弛綱豪心遠濟靡離其殃歲剪逆命姦盜豺狼永安
元年歲次甲子姦黨猶逆東西狼跼敢逼天王兵甲屢起怙眾肆
暴虐用將士鄴洛溝隙棄親求疏乃招暴類屠各匈奴劉淵姦賊
結黨同呼敢擊并土殺害無辜殘破狼籍城邑丘墟交刃千里長
蛇塞塗晉道應天言展良謨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護匈奴
中郎將東瀛公司馬騰才神絕世規略超遠時逢多難懼損皇祀
欲引兵駕獫狁孔熾造設權策濟難奇思欲招外救朝臣莫應高
筭獨斷決謀盟意爰命外國引軍內備簡賢選士命茲良使遣參

軍壺倫牙門中行嘉義陽亭侯衛謨協義亭侯衛鞬等馳奉檄書
至晉陽城又稱桓穆二帝心在宸極輔相二衛對揚毗翼操展文
謀雄奮武烈承命會議諮論奮發昔桓文匡佐功著周室顯名載
籍列賞備物大眾迴動熙同靈集興軍百萬期不經日兄弟齊契
決勝廟筭鼓譟南征平夷險難又云二帝到鎮言若合符引接款
密信義不渝會盟汾東銘篆丹書永世奉承慎終如初契誓命將
精銳先驅南救涅縣東解壽陽窘迫之邑幽而復光太原西河樂
平上黨遽遭寇暴白骨交橫羯賊肆虐六郡凋傷羣惡相應圖及
華堂旌旗輕指羯黨波喪遣騎十萬前臨淇漳鄴遂振潰凶逆奔
亡軍據州南曜鋒太行翼衛內外鎮靜四方志在竭力奉戴天王
忠恕用暉外動亦攘於是曜武振旅而旋長路匪夷出入經年毫
毛不犯百姓稱傳周覽載籍自古及今未聞外域奔救內患棄家

憂國以危易安。惟公遠略臨難，能權應天順人，恩德素宣，和戎靜朔，危邦復存。又云：非桓天挺忠孝，自然孰能超常，不爲異端回動。大衆感公之言，功濟方州，勲烈光延，升平之日，納貢充蕃，憑瞻鑿蓋，步趾三川，有德無祿，大命不延年三十有九，以永興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寢疾薨，殂，背棄華殿，雲中名都，國失惠主，哀感欷歔，悲痛煩冤，載號載呼，舉國崩絕，攀援靡訢，遠近齊軌，奔赴梓廬，人百其身，盈塞門塗，高山其頽，茂林凋枯，仰訴造化，痛延悲夫。又云：桓帝忠於晉室，駿奔長衢，隆冬淒淒，四出行誅，蒙犯霜雪，疹入脉膚，用致薨殞，不永桑榆，以死勤事，經勲同模，垂名金石，載美晉書，平北哀悼，祭以豐厨，考行論勲，謚曰義烈，功施於人，祀典所說，又云：桓帝經濟存亡，繼絕荒服，是賴祚存，不輟金龜，簫鼓輶蓋，殊制反及二代，莫與同列，并域嘉歎，北國感榮，各竭其心思，揚休名，刊石

紀功圖像存形，靡輟享祀，饗以犧牲，永垂於後，沒有餘靈，長存不朽，延於億齡，其頌又稱：桓帝金堅玉剛，應期順會，王有北方行能，濟國武平，四荒無思，不服區域，大康世路，紛糾運遭，播揚羯胡，因釁敢害，并土哀痛，下民死亡，失所，率衆百萬，平夷險阻，存亡繼絕，一州蒙祐，功烈桓桓，龍文虎武，朱邑小善，遺愛桐鄉，勲攘大患，六郡無闕，悉之來由，功而存刊石，勒銘垂示，後昆時，晉光熙元年秋也。皇興初，雍州別駕雁門段榮，於大邦掘得此碑，文雖非麗，事宜載焉，故錄於傳。桓穆二帝並禮重操，穆帝三年卒，始操所與宗室鄉親入國者，衛勲、安樂亭侯、衛崇、衛清、並都亭侯、衛泥、段繁、並信義將軍、都亭侯、王發、建武將軍、都亭侯、范班、折衝將軍、廣武亭侯、賈慶、建武將軍、上洛亭侯、賈循、都亭侯、李壹、關中侯、郭乳、關內侯，皆爲桓帝所表授也。六脩之難存者，多隨劉琨任子遵南奔衛

雄姬澹莫舍等各皆見碑。

雄字世遠澹字世雅並勇健多計畫晉世州從事既與衛操俱入國桓帝壯其努力並以為將常隨征伐大著威名桓帝之赴難也表晉列其勲效皆拜將軍雄連有戰功稍遷至左將軍雲中侯澹亦以勇績著名桓帝末至信義將軍樓煩侯穆帝初並見委任衛操卒後俱為左右輔相六脩之逆國內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戮雄澹並為羣情所附謀欲南歸言於眾曰聞諸舊人忌新人捍戰欲盡殺之吾等不早為計恐無種矣晉人及烏丸驚懼皆曰死生隨二將軍於是雄澹與劉琨任子遵率烏丸晉人數萬眾而叛琨聞之大悅率數百騎馳如平城撫納之會石勒攻琨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琨以得雄澹之眾欲因其銳以滅石勒雄澹諫曰亂民饑疲未可便用宜休息觀釁而動琨不從使雄澹率眾討勒琨屯廣牧為之聲援勒率輕騎與雄澹戰澹大敗率騎千餘奔于代郡勒遣孔萇追滅之

莫舍雁門繁時人也家世貨殖貲累巨萬劉琨為并州辟舍從事舍居近塞下常往來國中穆帝愛其才器善待之及為代王備置官屬求舍於琨琨遣入國舍心不願琨諭之曰當今胡寇滔天泯滅諸夏百姓流離死亡塗地主上幽執沉溺醜虜唯此一州介在羣胡之間以吾薄德能自存立者賴代王之力是以傾身竭寶長子遠質覬滅殘賊報雪大恥卿為忠節亦是奮義之時何得苟惜共事之小誠以忘出身之大益人為代王腹心非但吾願亦一州所賴舍乃入代參國官後琨徙五縣之民於陘南舍家獨留舍甚為穆帝所重常參軍國大謀卒於左將軍關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舍壁或音訛謂之莫回城云

子顯知名於時昭成世爲左常侍。

顯子題亦有策謀太祖使題與將軍王建等三軍討慕容寶廣寧太守劉亢渥斬之徙亢渥部落于平城寶上谷太守麟捐郡逃走太祖追討題爲大將別出東道以功賜爵東宛侯及還京師常與李栗侍宴栗坐不敬獲罪題亦被黜爲濟陽太守後太祖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召入與論興造之宜題久侍頗意賜死

題弟雲好學善射太祖時常典選曹轉給事中以功賜爵安德侯遷執金吾常參軍國謀議世祖之尅赫連昌詔雲與常山王素留鎮統萬進爵安定公加平西將軍後遷鎮西大將軍時初并河西人心未一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神麤中卒謚曰敬公

劉庫仁本字沒根劉虎之宗也一名洛垂少豪爽有智略母平文

南部大人

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爲南部大人建國二十九年昭成暴崩太祖未立符堅以庫仁爲陵江將軍關內侯令與衛辰分國部衆而統之自河以西屬衛辰自河以東屬庫仁於是獻明皇后攜太祖及衛秦二王自賀蘭部來居焉庫仁盡忠奉事不以興廢易節撫納離散恩信甚彰符堅進庫仁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儀比諸侯處衛辰在庫仁之下衛辰怒殺堅五原太守而叛攻庫仁西部庫仁又伐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盡收其衆庫仁西征庫狄部大獲畜產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符堅賜庫仁妻公孫氏厚其資送庫仁又詣堅加庫仁振威將軍後慕容垂圍符丕于鄴又遣將平規攻堅幽州刺史王永于薊庫仁自以受堅爵命遣妻兄公孫希率騎三千助永擊規大破之阮規降卒五千餘人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垂子麟相持庫仁聞希破

規復將大舉以救不發雁門上谷代郡兵次於繁峙先是慕容文等當徙長安遁依庫仁部當思東歸其計無由至是役也知人不樂文等乃夜率三郡人攻庫仁庫仁匿於馬廐文執殺之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聞亂自唐城走於丁零

庫仁弟眷繼攝國事曰部大人絜佛叛眷力不能討乃引符堅并州刺史張蚝擊佛破之眷又破賀蘭部于善無又擊蠕蠕別帥勝渥于意親山破之獲牛羊數十萬頭眷第二子羅辰性機警有智謀謂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心腹之疾願早圖之眷曰誰也曰從兄顯忍人也爲亂非旦則夕耳眷不以為意其後徙牧于牛川庫仁子顯果殺眷而代立羅辰奔太祖事在外戚傳

顯本名醜伐旣殺眷代立又欲謀逆語在太祖紀太祖卽位顯自善無南走馬邑族人奴真領部來附奴真兄健先居賀蘭部至是

奴真請召健而讓部焉太祖義而許之健旣領部自以久託賀顯德之乃使弟去斤遺之金馬訥弟涂干因謂之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領部宜來從我去斤請之奴真奴真曰父爲國家附臣世效忠貞我志全名節是故推讓今汝等無狀乃欲叛王懷貳於是殺健及去斤涂干聞其殺兄率騎討之奴真懼徙部來奔太祖太祖自迎之遣使責止涂干奴真感恩請奉妹充後宮太祖納之後太祖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衛辰與慕容垂通好送馬三千匹於垂垂遣慕容良迎之顯擊敗良軍掠馬而去垂怒遣子麟兄子楷討之顯奔馬邑西山麟輕騎追之遂奔慕容永於長子部衆悉降於麟麟徙之中山顯弟亢渥事在皇后傳

史臣曰始祖及桓穆之世也王迹初基風德未展操舍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劉庫仁兄弟忠以爲心盛衰

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而並貽非命惜乎

魏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一終

魏書卷二十三

魏書卷二十四

魏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二

燕鳳

許謙

張袞

崔玄伯

鄧淵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素聞其名。使人以禮迎致之。鳳不應聘。乃命諸軍圍代城。謂城人曰。燕鳳不來。吾將屠汝。代人懼。送鳳。昭成與語大悅。待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苻堅遣使牛恬朝貢。令鳳報之。堅問鳳代王何如。人鳳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之雄主。

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鋼甲利器，敵弱則進，疆卽退走，安能并兼？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王上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實爲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馬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可爾，說馬太多，是虛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太祖將遷長安，鳳以太祖幼弱，固請於苻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沖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而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此禦之良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

之鳳尋東還。太祖卽位，歷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禮重。太宗世，與崔玄伯、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世祖初以舊勳，賜爵平舒侯，加鎮遠將軍。神䴥元年卒。

子才襲散騎常侍，平遠將軍卒。

子元孫襲官，至博陵太守卒。

子世宗襲。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之學。建國時，將家歸附。昭成嘉之，擢爲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從征衛辰，以功賜僮隸三十戶。昭成崩後，謙徙長安。苻堅從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還。登國初，遂歸太祖。太祖悅，以爲右司馬，與張袞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來寇也，太祖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率衆來援，而佛嵩稽緩。太祖命謙

爲書以遺佛嵩曰。夫杖順以剪遺，乘義而攻昧，未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業。慕容無道，侵我疆場，師老兵疲，天亡期至。是以遣使命軍，必望克赴。將軍據方邵之任，總熊虎之師，事與機會，今其時也。因此而舉，役不再駕，千載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中，進師三魏，舉觴稱壽，不亦綽乎。佛嵩乃倍道兼行，太祖大悅，賜謙爵關內侯，重遣謙與佛嵩盟曰：昔殷湯有鳴條之誓，周武有河陽之盟，所以藉神靈，昭忠信。夫親仁善隣，古之令軌，歃血割牲，以敦永穆。今旣盟之後，言歸其好，分災恤患，休戚是同。有違此盟，神祇斯極，寶敗。佛嵩乃還。明年慕容垂復來寇，太祖謂謙曰：今事急矣，非卿豈能復致姚師卿其行也。謙未發而垂退，乃止。及聞垂死，謙上書勸進。太祖善之，并州平，以謙爲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安遠將軍。皇始元年卒。官時年六十三。贈平東將軍、左光祿大夫、幽州

刺史高陽公謚曰文。

子洛陽襲從征慕容寶爲冠軍司馬，後爲祁令。太宗追錄謙功，以洛陽爲雁門太守，洛陽家田三生嘉禾，皆異龍合穎。世祖善之，進爵北地公，加鎮南將軍，出爲明壘鎮將，居八年卒。謚曰恭。

子寄生襲爵降爲侯。皇興元年卒。

洛陽弟安國中山太守。

安國弟安都廣寧滄水二郡太守，加揚威將軍，賜爵東光子。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冀州刺史、東光侯。謚曰烈。

子白虎襲爵爲侍御中散，後以罪免官，奪爵。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遼東太守。父卓，昌黎太守。袞初爲郡五官掾，純厚篤實，好學有文才。太祖爲代王，選爲左長史。從太祖征蠕蠕，蠕遁走，追之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於太祖曰：

荀攸字
公達魏
武謀主也

今賊遠糧盡不宜深入請速還軍太祖令袁問諸部帥若殺副馬足三日食否皆言足也太祖乃倍道追之及於廣漢赤地南林山下大破之既而太祖問袁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對曰皆莫知也太祖曰此易知耳蠕蠕奔走數日畜產之餘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袁以太祖言出告部帥咸曰聖策長遠非愚近所及也袁常參大謀決策幃幄太祖器之禮遇優厚袁每告人曰昔樂毅杖策於燕昭公遠委身於魏武蓋命世難可期千載不易遇主上天恣傑邁逸志凌霄必能囊括六合混一四海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彊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袁言於太祖曰顯志大意高希冀非望乃有參天貳地籠罩宇宙之規吳不并越將爲後患今因其內釁宜

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俱舉勢必擒之然後總括英雄撫懷遐邇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太祖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訥遂命羣官登勿居山遊宴終日從官及諸部大人請聚石爲峰以記功德命袁爲文慕容寶之來寇也袁言於太祖曰寶乘滑臺之功因長子之捷傾資竭力難與爭鋒愚以爲宜羸師卷甲以侈其心太祖從之果破之參合皇始初遷給事黃門侍郎太祖南伐師次中山袁言於太祖曰寶憑三世之資城池之固雖皇威震赫勢必擒殄然窮兵極武非王者所宜昔酈生一說田橫委質魯連飛書聊將授首臣誠德非古人略無奇策仰憑靈威庶必有感太祖從之袁遺寶書諭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既尅中山聽人入議拜袁奮武將軍幽州刺史賜爵臨涓侯袁清儉寡欲勸課農桑百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

後與崔逞答司馬德宗將郗恢書失旨黜衰爲尚書令史衰遇創
業之始以有才謨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太祖曾問南州人於
衰衰與盧溥州里數談薦之又衰未嘗與崔逞相見聞風稱美及
中山平盧溥聚黨爲逆崔逞答書不允竝乖本言故忿之衰年過
七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
此高之永興二年疾篤上疏曰臣旣庸人志無殊操值太祖誕膺
期運天地始開參戎氛霧之初馳驅革命之會託翼鄧林寄鱗溟
海遂荷恩寵榮兼出內陛下龍飛九五仍參顧問曾無微誠塵山
露海今舊疾彌留氣力虛頓天罰有罪將填溝壑然犬馬戀主敢
不盡言方今中夏雖平九域未一西有不賓之羌南有逆命之虜
岷蜀殊風遼海異教雖天挺明聖撥亂乘時而因幾撫會寔須經
略介焉易失功在人謀伏願恢崇獻道克廣德心使揖讓與干戈

並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復隆於今不獨前
世昔子囊將終寄言城郢荀偃辭哈遺恨在齊臣雖閭劣敢忘前
志魂而有靈結草泉壤後數日卒年七十二後世祖追錄舊勳遣
大鴻臚卽墓策贈大保謚曰文康公

子溫外都大官廣寧太守卒

子貳興昌黎太守

溫弟楷州主簿

子誕有學尚性允雅直初與高允同時被徵後除中書侍郎通直
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賜爵容城子

衰次子度少有志尚襲爵臨渭侯上谷太守入爲武昌王師加散
騎常侍除使持節都督幽州廣陽安樂二郡諸軍事平東將軍崎
城鎮都大將又轉和龍鎮都大將所在著稱還朝爲中都大官卒

贈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謚康侯。

子陵襲爵後爲赤城典作都將卒。

子狀襲爲中散卒。

子法襲太和中例降爲伯世宗時除懷荒鎮金城戍將陵

陵弟延散騎常侍左將軍庫部尚書賜爵永寧侯。

延弟孫白澤年十一遭母憂居喪以孝聞世祖聞而嘉之長而好

學博通敏於當世高宗初除中散遷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參

預機密後蠕蠕犯塞顯祖引見羣臣議之尚書僕射元目辰進曰

若車駕親行恐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自安虜懸軍深入糧無

繼運以臣量之自退不久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白澤曰陛下欽明

則天比蹤前聖而蠢爾荒愚輕犯王略寇乃顛沛於遠圖我將宴

安於近毒仰惟神略則不然矣今若變輿親動賊必望麾崩散寧

容仰控神兵坐而縱敵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進失可乘之機退非

無前之義惟陛下留神顯祖從之遂大破虜衆白澤本字鍾葵顯

祖賜名白澤納其女爲嬪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吏民安之顯

祖詔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

從坐論糾告得尚書已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

上表諫曰伏見詔書禁尚書以下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伏惟

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乃不易之令軌百王之通式今之都曹古

之公卿也皆翊扶萬幾讚微百揆風化藉此而平治道由茲而穆

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況皇朝貴仕而服勤無報豈所謂祖襲堯

舜憲章文武者乎羊酒之罰若行不已臣恐姦人闕望忠臣懈節

而欲使事靜民安治清務簡至於委任責成下民難辯如臣愚量

請依律令舊法稽同前典班錄酬廉首去亂羣常刑無赦苟能如

此則升平之軌。暮月可望。刑措之風。三年必致矣。顯祖納之。太和初。懷州民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將殺刺史。文明太后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曰。臣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為。且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羣凶肆虐。輓裂誅盡。合城無辜。奈何極辟不誣十室。而況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淫刑濫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以歎息於九侯。孔子所以回輪於河上。伏惟聖德。昭明殷鑒。水鏡前禮。止迅烈之怒。抑雷霆之威。則溥天知幸矣。昔厲防民口。卒滅宗姬。文聽輿頌。終摧彊楚。願不以人廢言。留神省察。太后從之。轉散騎常侍。遷殿中尚書。太和五年。詔賜帛一千匹。粟三千石。遣侍御史營護喪事。冊贈鎮南將軍。相州刺史。廣平公。謚曰簡。

長子倫。字天念。年十餘歲。人侍左右。稍遷護軍長史。員外常侍。轉

神武

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蠕蠕王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答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曰。臣聞古之聖王。疆理物土。辨章夏甸。荒遐之俗。政所不及。故禮有壹見之文。書著羈縻之事。太祖以神武之姿。聖明之略。經略帝圖。日有不暇。遂令豎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光宅土中。業隆卜世。赫雷霆之威。振熊羆之旅。方役南轅。未遑北伐。昔舊京烽起。虜使在郊。王上按劍函書。不出世宗。運籌帷幄。開境揚旌。衣裳所及。舟車萬里。于時醜類款關。上亦述尊遺志。今大明臨朝。澤及行葦。國富兵彊。能言率職。何憚而為之。何求而行此。往日蕭衍通敬求和。以誠肅未純。抑而不許。先帝棄戎於前。陛下交夷於後。無乃上乖高祖之心。下違世宗之意。且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彊。儻卽歸附。示之以弱。窺覷或起。春秋所謂。以我

卜也。又小人難近。夷狄無親。疎之則怨。狎之則侮。其所由來久矣。是以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不一之義於是乎在。必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蕃方之禮。則可豐其勞賄。籍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相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假令選衆而舉。使乎稱職。資酈生之辯。騁終軍之辭。憑軾下齊。長纓繫越。苟異曩時。猶爲不願。而況極之以隆崇。申之以宴好。臣雖下愚。輒敢固執。若事不獲已。應頒制詔。示其上下之儀。宰臣致書。諷以歸順之道。若聽受忠誨。明我話言。則萬乘之盛。不失位於域中。天子之聲。必籠罩於無外。脫或未從。焉能損益。徐舞干戚。以招之。敷文德而懷遠。如迷心不已。或肆犬羊。則當命辛李之將。勒衛霍之師。蕩定雲沙。掃清溟渤。飲馬瀚海之濱。鑿石燕然之上。開都護置戍已斯。亦陛下之高功。不世之盛事。如思按

甲養民務農安邊之術。經國之防。豈可以戎夷兼并。而遽廢典制。將取笑於當時。貽醜於來葉。昔文公請隧。襄后有言。荆莊問鼎。王孫是抑。以古方今。竊爲陛下不取。又陛下。方欲禮神。岷瀆致禮。衡山登稽。嶺窺蒼梧。而反與夷虜之君。酋渠之長。結昆弟之忻。抗分庭之義。將何以職文命之遐景。迹重華之高風者哉。臣以爲報使甚失。如彼不報。甚得如此。願留須臾之聽。察愚臣之言。不從。出爲後將軍。肆州刺史。還朝。除燕州大中正。孝莊初。遷太常少卿。不拜。轉大司農卿。卒官。

倫弟恩奉朝請員外郎

白澤弟庫瀛州刺史宜陽侯

庫長子蘭累遷龍驤將軍行光州事

蘭弟修虎都牧駕部二曹給事中上谷公司農少卿奉使柔玄察

民疾苦遷平北將軍燕州刺史

度弟太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姐陽侯

太弟那寧遠將軍雍城鎮將

高祖詳本

崔玄伯清河東武城人也各犯高祖廟諱魏司空林六世孫也祖悅仕石虎官至司徒左長史關內侯父潛仕慕容暉為黃門侍郎並有才學之稱玄伯少有雋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牧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事管征東記室出總庶事入為賓友眾務修理處斷無滯苻堅聞而奇之徵為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就左遷著作佐郎苻丕牧冀州為征東功曹太原郝軒世名知人稱玄伯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於齊魯之間為丁零翟劭及司馬昌明叛將張願所留繫郝軒歎曰斯人而遇斯時不因扶搖之勢而與鸞雀飛沉豈不惜哉慕容垂以為吏部郎尚

神童

王佐之才

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與世不羣雖在兵亂猶勵志篤學不以資產為意妻子不免饑寒太祖征慕容寶次於常山玄伯棄郡東走海濱太祖素聞其名遣騎追求執送於軍門引見與語悅之以為黃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要章創制度時司馬德宗遣使來朝太祖將報之詔有司博議國號玄伯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即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稱故詩云殷商之旅又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此其義也昔漢高祖以漢王定三秦滅彊楚故遂以漢為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是以登國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

愚以爲宜號爲魏太祖從之於是四方賓王之貢咸稱大魏矣太祖幸鄴歷問故事於玄伯應對若流太祖善之及車駕還京師次於恒嶺太祖親登山頂撫慰新民適遇玄伯扶老母登嶺太祖嘉之賜以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尚書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玄伯總而裁之以爲永式及置八部大夫以擬八坐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爲太祖所任勢傾朝廷而儉約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太祖嘗使人密察聞而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玄伯爲之踰甚太祖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則玄伯陳古人制作之體及明君賢臣往代廢興之由其合上意未嘗嘗愕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及太祖季年大臣多犯威怒玄伯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太祖嘗引玄

漢書
美考

伯講漢書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釐降於賓附之國朝臣子弟雖名族美彥不得尚焉尚書職罷賜玄伯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太祖崩太宗未卽位清河王紹聞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玄伯獨不受太宗卽位命玄伯居門下虛已訪問以不受紹財帛特賜帛二百匹長孫嵩已下咸愧焉詔遣使者巡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法者令玄伯與宜都公穆觀等按之太宗稱其平當又詔玄伯與長孫嵩等坐朝堂決刑獄太宗以郡國豪右大爲民蠹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太宗乃引玄伯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元城侯元屈等問曰前以兇俠亂民故徵之京師而守宰失於綏撫今有逃竄今

犯者已多不可悉誅朕欲大赦以紓之卿等以為何如屈對曰民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玄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為本何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法度不平亦須蕩而更制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會於不能兩去孰與一行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誅之不晚太宗從之神瑞初詔玄伯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事并州胡數萬家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率師討之敗績太宗問羣臣曰胡寇縱暴人眾不少表等已不能制若不早誅則良民大受其禍今既盛秋不可為此小盜而復興眾以廢民業將若之何玄伯對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眾雖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軍為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

天部大人

以討之賊聞之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號為威猛胡醜畏服諸將莫及太宗從之遂平胡寇尋拜天部大人進爵為公太常三年夏玄伯病篤太宗遣侍中宜都公穆觀就受遺言更遣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及卒下詔痛惜贈司空謚文貞公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詔羣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自親王以外盡令拜送太和中高祖追錄先朝功臣以玄伯配饗廟庭玄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行押之書為世摹楷玄伯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玄伯世不替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又玄伯之行押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子浩襲爵別有傳

行押之書

次子簡字冲亮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知名太祖初歷位中書侍

郎征虜將軍爵五等侯參著作事卒

簡弟恬字叔玄小名白歷給事中賜爵繹幕子出爲上黨太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進爵陽武侯坐浩伏誅始玄伯因苻堅亂欲避地江南於泰山爲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及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錄於允集始玄伯父潛爲兄渾誅手筆草本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而遇得之計誅至今將二百載寶其書迹深藏祕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搨之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謂爲過於已也玄伯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與渤海高演俱知名初徵相州別駕中書侍郎稍遷祕書監賜爵貝丘侯加龍驤 車樂安王範鎮長安世祖以範年少而三秦民夷恃險多變乃選忠清舊德之士與

王松年見
于北齊書
列傳

範俱鎮以徽爲散騎常侍督雍涇梁秦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傳進爵濟南公徽爲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倫引接賓客或談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不止以疾徵還京師真君四年卒謚曰元公士類無不歎惜時清河崔寬字景仁祖彤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於沮渠李暠父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懷東土常歎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所庶幾及世祖西巡剖乃總率同義使寬送款世祖嘉之拜寬威遠將軍岐陽令賜爵沂水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徵剖詣京師未至病卒高宗以剖誠著先朝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涼州刺史武陵公謚曰元寬還京拜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安國子未幾出爲弘農太守初寬之通款也見司徒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撫之及浩誅以遠來疎族獨得不坐遂家於武城居司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弟覽妻

封氏相奉如親。寬後襲爵武陵公。鎮西將軍。拜陝城鎮西將。嗜地
險。民多寇劫。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傾衿待遇。
不逆微細。是以能得民庶忻心。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唯取
給於民。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受取。而與之者無恨。又弘農出
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販買來往。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
之中。號爲能政。及解鎮還京。民多追戀。詣闕上章者三百餘人。書
奏。高祖嘉之。延興二年卒。年六十三。遺命薄塋。斂以時服。

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稱。學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
爲內祕書中散。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冲。李元
愷。程駿等。終爲名器。世以是稱之。承明元年。遷內都坐令。善折獄。
高祖嘉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鎮西將軍。遷給事中。車駕巡狩。
以衡爲大都督。長史。衡涉獵書史。陳備禦之方便。國利民之策。凡

五十餘條。以本將軍除秦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劫
盜大起。衡至。脩龔遂之法。勸課農桑。周年之間。寇盜止息。十二年
卒。年五十四。贈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本將軍冀州刺史。帛一千
匹。穀一千斛。謚曰惠公。衡有五子。

長子敞。字公世。襲爵。例降爲侯。自謁者僕射。出爲平原相。敞性狷
急。與刺史楊椿。迭相表列。敞坐免官。世宗初。爲鉅鹿太守。弟肅之
逆。敞爲黃木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沒。唯敞妻李氏。以公
主之甥。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
齊郡侯。拜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孝昌中。趙郡太守。卒。

敞弟鍾。字公祿。奉朝請。弟肅之逆。以出後被原。歷尚書郎。國子博
士。司徒右長史。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冀州大中正。敞亡後。鍾
貪其財物。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之胤。辭訴累歲。人士嫉之。介

朱世隆爲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不齒。

法。臆好學有文才。歷治書侍御史京兆王愉錄事參軍與愉同逆伏

衡弟恕尚書郎。又有崔模字思範魏中尉崔琰兄霸後也。父遵慕容垂少府卿叔父整廣川太守。模慕容熙末南渡河外爲劉裕榮陽太守戍虎牢神麈中平滑臺模歸降後賜爵武陵男加寧遠將軍始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冲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物開託開境規贖模歸其母張氏每謂之曰汝父性懷本自無決必不能來也行人遂以財賄至都當竊模還模果顧念幼度等指幼度謂行相此吾何忍捨此輩令坐致刑辱當爲爾取一人使各位不減於我乃授以申謨謨劉義隆東郡太守與朱脩之守滑臺神麈中被執入國俱得賜妻生子

靈度申謨聞此乃棄妻子走還江外靈度刑爲閹人模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頗爲崔浩輕侮而守志確然不爲浩屈與崔頤相親往來如家和平中卒皇興初幼度隨慕容白曜爲將時季柔爲崔道固長史帶濟南太守城將降先馳馬赴白曜軍幼度亦豫令左右覘迎之而差互不相值爲亂兵所害初苻君末車駕南克鄒山模兄恊子邪利爲劉義隆魯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拜廣甯太守卒於郡邪利二子懷順以父入國故不出仕及國家克青州懷順迎邪利喪還葬青州次恩累政州主簿至刺史陸龍成時謀叛聚城北高柳村將攻州城龍成討斬之懷順與冲智子徽伯等俱奔江外始邪利與二女俱入國一女爲張氏婦一女爲劉休賓妻生子文華邪利後生庶子法始邪利亡後二女侮法始庶孽常欲令文華襲外祖爵臨淄子法始恨忿無所不爲後懷順歸化迎喪

始與法始相見未幾法始得襲爵傳至孫延族正光中爲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季柔孫睦正光三年自郁州歸降

模孫景茂冀州別駕青州長史隨郡太守武城男

景茂子彥遠襲武定中北徐州司馬始陸來降也與高陵張炅郭縕俱至陵蕭寶寅西討開府西閣祭酒寶寅反陵其黃門侍郎關中平還洛歷尚書郎定州別駕齊文襄王作相以陵頗有文學引參賓客終於征南將軍司空長史贈驃騎大將軍大司農卿顯祖時有崔道固字季堅琰八世孫也祖瓊慕容垂車騎屬父輯南徙青州爲泰山太守道固賤出適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如此或能興人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略無兄弟之禮時劉義隆子駿爲徐兗二州刺史得辟他州民爲從事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既至彭城駿以爲從事道固

美形容善舉止便弓馬好武事駿稍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駿謂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爲寒士至老乎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爲歎息青州刺史至州辟爲主簿轉治中後爲義隆諸子參軍事被遣向青州募人長史已下皆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管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弟所作咸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移鎮歷城劉彧旣殺子業自立徐州刺史薛安都兵道固等舉兵推立子業弟子勛子勛敗乃遣表歸誠顯祖以爲安南將軍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劉彧遣說道固以爲前將軍徐州刺史復叛受彧命皇興初顯祖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固築長圍以守之及白曜攻其城東郭道固面縛請

罪表曰。臣資生南境。限隔大化。本朝不以卑末。委授藩任。而劉氏蕭牆內侮。懼貽大戮。前遣崔啟之。奉表歸誠。幸蒙陛下。過垂矜納。并賜爵寵。慶佩罔極。應奔闕庭。但劉彧尋續遣使。恕臣自死。愚以世奉劉氏。深愆蒙宥。若猶違背。則是不忠於本朝。而欲求忠於大魏。雖曰希生。懼大魏之所不許。是用迷回。孤負天日。冒萬死之艱。固執拒守。僕臣白曜。振曜威靈。漸經二載。大將臨城。以今日十四日。臣東郭失守。於臣款或之誠。庶可以彰於大魏矣。臣勢窮力屈。以十七日。面縛請罪。白曜奉宣皇恩。恕臣生命。斯實陛下起臣死尸。肉臣朽骨。天地造物。所不能行。而陛下育之。雖虞舜之貨有苗。姬文之宥崇壘。方之聖澤。未足以喻。既未奉朝旨。無由親馳道路。謹遣大息景徽。束骸歸闕。伏聽刑斧。既而白曜送道固赴都。有司案劾奏聞。詔恕其死。乃徙青齊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

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新城。以道固爲太守。賜爵臨淄子。加寧朔將軍。尋徙治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陰館之西。是時頻歲不登。郡內饑弊。道固雖在任積年。撫慰未能周盡。是以多有怨叛。延興中卒。年五十。初道固之在客邸。與薛安都畢眾敬隣館。時以朝集相見。本旣同由武達。頗結寮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情乃疎略。而眾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信不虛也。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捺固依依也。

子景徽。字文獻。襲父爵臨淄子。加寧朔將軍。出爲青州廣陵王羽征東府司馬。大鴻臚少卿。出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卒。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定。

子休纂。襲爵。

景徽弟景業。字文季。別有功。太和中。賜爵昌國子。加建威將軍。卒。

子休緒襲爵員外郎

景業弟景淵亦有別功。賜爵武城男。鷹揚將軍平齊太守卒於郡。道固兄目連子僧祐。白曜之圍歷城也。僧祐母明氏弟僧淵。竝在城內。劉彧授僧祐輔國將軍。領衆數千。與青齊人家口在歷城。梁鄒者明同慶明菩薩等爲將佐。從淮海揚聲救援。將至不其間。道固已敗。母弟入國。徘徊不進。白曜圍東陽時。表請景徽往喻僧祐。乃歸降。白曜送之。在客數載。賜爵層城侯。與房法壽畢薩諸人皆不穆。法壽等訟其歸國無誠。拘之歲餘。因赦乃釋。後坐與沙門法秀謀反伏法。

子道寧給事中。

僧淵入國。坐兄弟徙於薄骨律鎮。太和初得還。高祖聞其有文學。又問佛經善談論。敕以白衣賜繡帽。入聽于永樂經武殿。後以僧

淵爲尚書儀曹郎。遷洛之後。爲青州中正。尋出爲征東大將軍。廣陵王羽諮議參軍。加顯武將軍。討海戒於黃郭。大破之。蕭鸞乃遣其族兄惠景遺僧淵書。說以入國之屈。規令改圖。僧淵復書曰。王上之爲人也。無幽不照。無細不存。仁則無遠不及。博則無典不究。殫三墳之微。盡九丘之極。至於文章錯綜。煥然蔚炳。猶夫子之牆矣。遂乃開獨悟之明。尋先王之迹。安遷靈荒。兆變帝基。惟新中壤。宅臨伊域。三光起重輝之照。庶物蒙再化之始。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貫。禮俗之叙。粲然復興。河洛之間。重隆周道。巷歌邑頌。朝熙門穆。濟濟之盛。非可備陳矣。加以累葉重光。地兼四岳。士馬彊富。人神欣仰。道德仁義。民不能名。且大人出本無所在。況從上聖。至天子天孫者乎。聖上諸弟。風度相類。咸陽王已下。莫不英越。枝葉扶疎。遍在天下。所稱稍竭。殊爲未然。文士競

累葉

天子天孫

謀於廟堂。武夫效通於疆場。若論事勢。此爲實矣。計彼王篡殺之迹。人鬼同知。疑親猜貴。早暴遐邇。兄投心逆節。千載何名。物患無施。器非時用。生不振世。沒無令聲。先師以爲鄙。君子以爲恥。此則事困伎殫。自勉無益。故其宜矣。以兄之才。夙超鄉土。如弟之徒。誰不瞻仰。每尋昔念。未敢忘懷。雖復途遙二千。心想若對。敬遵軌範。以資一生。今名可揚矣。而不能顯親。事可變矣。而不能離辱。故世之所未解也。且君子在家也。不過孝於其親。入朝也。不過忠於其君。王上之於兄。恩則不可酬。義則不可背。身可殺也。故非其酬功不逮也。故非其報。今可以效矣。而又弟爲非孝也。卽實而言。兄之不變得爲忠乎。至於講武爭疆。不敵者久矣。論安與危。不同者驗矣。羣情背去。獨留者謬矣。願深察之。王曼道絕。外交器非。雄明專華。保望便就。屠割方之於兄。其全百倍。且淮蕃海捍。本出北豪。壽

春之任。兄何由免。以是而言。猜嫌已決。又宗門未幾。南北莫寄。先構之重。非兄何託。受社之榮。鄙心之相望矣。今執志不寤。忠孝兩忘。王曼之辜。安能自保。見機而作。其在茲乎。國家西至長安。東盡卽墨。營造器甲。必盡堅精。晝夜不息者。於茲數載。今秋中月。雲羅必舉。賈不及時。雖貴不用。若不早圖。沉枉連城矣。枚乘有言。欲出不出。間不容髮。精哉斯談。弟中於北京。身罹事譴。大造之及。有獲爲幸。比蒙清舉。起崖疑非一犬馬之心。誠有在矣。雖復彼此爲異。猶昔情不移也。況於今日哉。如兄之誨。如弟之規。改張易調。易於反掌。萬一乖情。此將運也。出除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久之。坐擅出師無據。檢覈幽禁。後乃獲免。僧淵元妻房氏。生二子。伯麟。伯驥。後薄房氏。更納平原杜氏。僧淵之徒也。與杜俱去。四子。伯鳳。祖龍。祖螭。祖虬。得還之後。棄絕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家於青州。伯驥

與母房氏居於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頓阻一門僧淵卒年七十餘伯麟雖往奔赴不敢入家哭沙門寺

伯麟自奉朝請稍遷步兵校尉樂陵太守加中堅將軍後兼冀州長史大乘賊起伯麟率州軍討之於養棗城為賊所殺贈龍驤將軍洛州刺史

伯驥為京兆王愉法曹參軍愉反伯驥不從見害詔贈東海太守

伯鳳少便弓馬壯勇有膂力自奉朝請員外郎稍遷鎮遠將軍前將軍數為將帥永安末與都督源子恭守單父戰歿

祖龍司空行參軍性剛躁父亡後與兄伯麟訟競嫡庶並以刀劍自衛若怨讎焉

祖螭小字社客麤武有氣力刺史元羅板為兼統軍率眾討海賊普泰初與張僧皓俱反圍青州余朱仲遠遣將討平之傳首京師

祖虬少而好學下帷誦書不驅競當世舉秀才不就

僧淵從弟和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嗇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董惜錢不買

子軌字啟則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後為儀同開府鎧曹參軍坐貪汙死於晉陽

玄伯同郡董謚謚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遼海謚好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鄧淵字彥海安定人也祖羌苻堅車騎將軍父翼河間相慕容垂之圍鄴以翼為後將軍冀州刺史真定侯翼泣對使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自古通義未敢聞命垂遣使諭之曰吾與車騎結異姓兄弟卿亦猶吾之子弟安得辭乎翼

曰冀州宜任親賢翼請他役效命垂乃用爲建武將軍河間太守尚書左丞皆有聲稱卒於趙郡內史淵性貞素言行可復博覽經書長於易筮太祖定中原擢爲著作郎出爲蒲丘令誅剪姦猾盜賊肅清人爲尚書吏部郎淵明解制度多識舊事與尚書崔玄伯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爲從征平陽以功賜爵漢昌子改下博子加中壘將軍太祖詔淵撰國記淵造十餘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淵謹於朝事未嘗忤旨其從父弟暉爲尚書郎兇俠好奇與定陵侯和跋厚善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之由是太祖疑淵知情遂賜淵死旣而恨之時人咸愍惜焉

子頴襲爵爲太學生稍遷中書侍郎世祖詔太常崔浩集諸文學撰述國書頴與浩弟覽等俱參著作事駕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

千率騎數萬餘驅鹿百餘萬詣行在所詔頴爲文銘于漠南以紀功德兼散騎常侍使於劉義隆進爵爲侯加龍驤將軍延和三年從征胡賊白龍還卒於路謚曰文恭

子怡襲爵官至荊州刺史假寧南將軍賜爵南陽公和平中卒長子良奴襲爵良奴弟侍高祖賜名述歷吏職以貞謹見稱遷中大夫守廷尉少卿出爲建忠將軍齊州刺史初監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時太傅元不出爲并州刺史以述爲太傅長史帶太原太守尋徵爲司空長史卒官詔賜錢十萬布五十匹謚曰貞

長子纂奉朝請累遷中散大夫纂弟獻奉朝請司空西閣祭酒員外常侍河陰令尋遷鎮遠將軍諫議大夫肅宗末除冠軍將軍潁州刺史建義初聞介朱榮入洛朝士見害遂奔蕭衍

中書學生

怡弟宗虔以中書學生入為中散稍遷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定安侯轉典南部宗慶在南部積年多所敷奏州鎮憚之號為稱職進爵南陽公除安南將軍涇州刺史徙趙郡公宗慶在州為民所訟雖訊鞫獲情上下大不相得轉徐州刺史仍本將軍未幾坐妻韓巫蠱伏誅

宗慶子伯忻與父俱死

伯忻子儼逃越得免後歷尚書郎除常山太守轉安南將軍光祿大夫持節兼尚書左丞郢州行臺又加撫軍將軍卒贈鎮南將軍

荊州刺史

賴弟權從世祖征伐官至龍驤將軍豫州刺史賜爵新野侯從征蠕蠕坐法死

弟顯卒於中書侍郎

顯長子靈珍中書生祕書中散卒贈員外散騎常侍

子美歷中書學生侍御史以明謹見知出為齊州武昌王征虜長史後李元護之為齊州仍為長史帶東魏郡太守在治十年經三刺史以清勤著稱齊人懷其恩德號曰良二千石及代還大受民故送遺頗以此為損中山王英攻義陽美為軍司罷除諫議大夫兼給事黃門侍郎副侍中游肇為畿內大使後行貨於錄尚書北海王詳轉大司農少卿出行荊州事轉征虜將軍郢州刺史鎮義陽在州銳於聚斂又納賄于于忠徵為給事黃門侍郎尋加後將軍河南尹黃門如故未拜而靈太后臨朝以元昭為河南尹美仍黃門加平南將軍美以義陽軍司之勲封安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戶美曲附左右故獲封焉時幽瀛滄冀大水頻經寇難民饑詔美兼尚書假散騎常侍持節詣州隨方賑恤多有所濟神龜初發疽

卒年五十四。詔賻帛三百匹。朝服一襲。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恭。

長子躋。字伯昇。頗有意尚。祕書郎。朝議以羨本不合山河之賞。故不許躋襲。躋訴訟久之。始聽紹封。稍遷前將軍。太中大夫。梁州開府長史。與刺史元羅同陷蕭衍。卒於江南。

子孝緒。元象中。以躋樞還國。興和中。襲爵。齊受禪。例降。

靈珍弟靈奇。立忠將軍。齊州刺史。進號冠軍將軍。賜爵昌國侯。爲政清簡。有威惠。

子恭伯。右光祿大夫。

史云。爲國馭民。莫不文武兼運。燕鳳以博識多聞。昭成攷禮。和隣存國。賢之效歟。許謙。才術俱美。馳騁艱難之日。觀幾獨勸。事契真符。張袞。以才策見知。早蒙恩遇。時無寬政。斯言貽咎。玄伯。世家

雋偉。仍屬權輿。總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不亦宜乎。寬模。俱能見幾而動。道固窮而委質。鄧淵。貞白幹事。才業秉筆。禍非其罪。悲哉。

魏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二 終



魏書卷二十四

三

